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六 書稿一

宋 周必大 撰

書一

張真父舍人震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真甫知府安撫待制舍人年兄台座徃在臺省無日不會面而無議論之不同蓋如是者踰年固疑此樂不常得於造物今相望萬里累月畧不相聞理

固乘除也且置是事即日不審台候何如雲安全蜀門戶事任非輕真甫懸兩制出鎮與晝錦何異然燮君憂國之志深而牧人馭衆之利狹未應遽忘雅意也自國初懲創五代盡削方鎮之權慶歷以後猶置帥臣實不及漢之郡將都尉一有武事則又不可諉曰我無與也識者葢深憂焉真甫於一官一職未嘗碌碌況為國近臣蒙上委寄而肯碌碌耶長慮却顧必有以處此幸德和總四路并甫使襄漢同心合意不至掣肘憂顧其遂

寬乎泉初夏出北關舟過蘇常皆後直甫一兩日遂失一見歸次信州以書託唐立夫送當塗尋見報趣眞甫赴新鎮此書必不達矣某去墳墓幾一紀今而得歸幸甚不可言所居距城二十里號求和鎮東阡西陌不廢往還有田數畝奉入財萬五千踰度伏臘未必能給力加撙節則亦未至凍餒此外惟書生事業可以自娛但方平老矣不喜為此狡獪每念學道一節最為要切其如根器凡下譬荊棘瓦礫雜土地而生非若腴田偶廢

耕耨一過良農便可芟夷也前時固以是愧眞甫今復何言至於芒鞵藤杖自放山林之間樵唱漁歌都忘歲月之邁雖不可與山西紅旆堂上玉笙同日而語大鵬尺鷃亦各逍遥而已紙盡無他祝為時自重不宣

某再拜上問尊嫂碩人暨台眷計已到府治長少咸安屈指計發當塗時蓮子已結實矣亦與俱否拏累昨緣盛夏且寄紹興近差人般挈未至也某有長兄右從政郎監衡州安仁贍軍酒庫某極廉勤解事且風義甚高

更數月滿六考某向在朝路不欲以舉狀干人今又無可干者湖南張漕允之老兄與之甚厚且此除又出薦延欲乞數字力懇來春一章如某受賜也又有祖母姪孫李紹直紹宜兄弟乃國初勲臣謙溥之後家涪州樂溫貧甚切望周旋之其子弟有爲夔路帳幹者亦連紹字不知替未或欠少文字願爲成就渠亦不知某與老兄相知緣祖母之故不能已耳地遠難通問故并及二事死罪死罪行朝諸公絶不敢通一字近荷元特寄聲

甚勤且云有書附送告人行想已得之國器改廣東漕過此必可少款也

周元特侍御 操 隆興二年

某皇恐死罪孟冬薄寒恭惟侍講侍御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收朝蹟且與農夫為伍縣丞相而下皆不敢輒通姓名屬者明公自諫省副臺端崇言竑議日進於上前雖隂與中外同受大賜亦不敢輕致賀問勢當然也豈謂憂國執法之餘猶記寒遠手書問勞如待當世之賢

者内自忖度不知何以得此也方感激不置俄有客自城中來者具言主上以間日訪道為未足詔闢殿廬命經莚官更直其中而明公首以百篇之書入侍矣退而歎曰此仁祖用臺丞預講讀故事也慶歷嘉祐之治其復見於今乎未數日則又聞有進專風憲之命喜極殆欲起舞矣其所以喜者非謂出入門墻之舊竊竊然慶明公進擢也聞古有師氏者以媺詔王且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夫媺之為善積微以至著而用虎名門取義甚

武二者疑若不相似然乃命一官兼之取義深矣後世指談經講道為儒者故其弊也或迂濶而委靡謂排姦觸邪為法吏故其弊也或刻轢而激訐主上方鑒古御今以師氏之職處明公明公必將以正心誠意之術朝夕納誨大學之言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堯舜三代不難致也如某者雖無用於世自放寂寞之濵亦且安其耕鑿而無藜藿見採之慮欲無喜得乎先以自賀然後賀執事

劉韶美秘監 儀鳳 隆興二年

某自識長者始知當今之世可為人師者固自不乏三年鄰墻再預僚佐造物所以見假者至矣而頑然之質終不能霑丐膏馥以稍自振發豈其心異學者而甘於自畫哉力不足耳一投閒散書札不敢輒至都下思老成之益誦高古之文每為遠方賢士大夫言之從而歸心者衆矣某之尊向固不待言也霜寒不審台候何如起草南宫何止滿歲而領袖儒館亦復許時進擢一何

緩耶共惟請康以來業鉅事叢而又三朝信史迄未奏篇明公方以大手筆蒇典斯事此固司馬氏父子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其忍留滯固宜第儒劾久不白於世捨明公尚誰望耶某屏居粗適默計向之叨竊慚悔無地既免大僇歸守墓墳荼亦甘也况飽食一囊之粟乎往蒙矜憐許作先夫人誌文緣去國時甚怱怱所類事寔同書籍皆寄陽羨須務觀到京口借舟津發度歲前可拜況矣先有一事是亦追成親志皇恐敢言之執事某

之外祖給事公學成於元祐而仕顯於政和其節槩文學政事假令某公言之猶懼庸妄不足取信況重以外家之私乎去年春值令御史尹公初到朝廷以其鄉人也意必知外祖大畧叩之果然既相與歎息遺事之不傳他日手疏行狀一通相授於北闕業已登舟未暇告之太史氏也還家無事憶在館中時見著作局申請云四十年來日歷漸備惟臣僚數百人皆未見家傳因念外祖之卒適在丁未歲七月三日蓋建炎改元之初四

方正擾擾必未暇有所記録令韋明公以職故敬往御史公所論次者凡其大要皆䟽依據於後又明公與御史同朝有疑焉可以致詰非如夏殷無徵與畫容貌者之或繆悠也顧明公少垂憐焉使外祖之遺休潛德自今不泯九原固無憾矣先夫人實寵綏之且又如某之不肖前日以親模範雖不能粗有所益今乃夤緣登門之故能為外氏了此一事亦不下虛辱在下客之列而少贖既往之咎是一舉而三利也明公為賜不既大矣哉

詞情懇切俯伏俟命不宣

黄世永編修 隆興二年

世永編修學士老兄臺座自聞進椽樞廷未果再奉狀非但無便亦以世永邁往之資絶人之才憂國愛君之忠正使大用猶未為過況一職事官乎雖然諸公有助善類有望則亦不勝其喜也前寧都轉致翰墨茲又勤專人問訊感慰何可具言初暑且喜台候萬福賓之攺官即罷自來例如此初不待其有除目也外虞未弭勉

旃以赴功名之會不宣

某皇恐再拜記事巳領去年忽忽出都不及終篇後見汪氏本遂決意傳錄令納七冊去餘換易未到然乙巳丙午間致寇之由應敵之失皆具此矣讀之使人排膺隕涕士大夫誤朝一至此乎方彼有善意也大臣則安佘堵之計失信而挑敵雖何㮚輩不肯一出及勢至不可遏然後低首下心逼兩宫扣其營以惻隱之仁望豺狼之類三尺童子知無及矣且不計我之强弱而惟敵

是視自古有此理否淮陰初見高祖孔明初見先主天下事特未定也而二人規模終始不易豈隨項羽曹操愚智勇怯臨渴掘井乎憶生長田間見良農耕種耘䅉皆有時日苗立則望穟穟結則望穀終歳盡力乃不徒勞有閒民者飽則嬉游城市饑則亟走畎畆終歳皇皇家既秏而田無入乃復歸罪於歳歳何罪哉靖康用事之臣不幸類此因悼往失輒復及之某性懶異常得放浪山林蓋天賜也怨仇當路僕不過不仕宦耳何病焉

雖妻孥不堪寂寞時時怨駡所不恤也公方進為時用自此無縁以書至都下不覺怊悵過目即裂去毋使增罪戾也千萬千萬

某再拜上問通判丈蒙賜書已自具謝眷集上下均慶蜜不敢闕其直當與山僧共享也端紗遠勤佳惠不敢却愧感于中以湖南兄為納采於向氏遂留連顛上未肯歸書信續為附去謝君所謂雄詞殆天得不可及也可歎可歎安國開府金陵必有可觀以三字易待制無

說否晉彥又折肱得無不堪乎劉氏白韗必有尺水乃
傳丈波也來示念及民困願公以身任之無使識者憂
蕭墻也庭秀書令來人自往投庶便得報村鎮無可有
魯國碑二本甆器四様作一鄯并廬山鞋一雙同往兄
方叟履榮路顧何用此蓋欲功名富貴中不忘西來意
耳某兀坐僧坊正好刮磨諸垢而宿緣淺薄了無入頭
處自憐而已昔與兄兩遇於名藍後會知復何地言之
悵然

隆興二年

永豐蕭谷秀才

某頓首啟辱示教善録序謹已三復自唐已來士大夫論此者多矣足下歸而閱之是非可見雖然已猶以為疑而欲驅一鄉之人使聞吾之説而信焉是猶立於長府之外隅闔而指曰某物良可貴某物粗可賤其能免人之惑乎足下破鑰而觀適市而評斯有定價矣何以競為若某者讀儒書且未徧何暇議佛老足下連日見迫輒為一言不宣某再拜解元足下

太和陳善秀才字才達　隆興二年

某頓首再拜解元足下頃自場屋相遇之後滻宦奔馳加以衰病慵惰所學日益荒廢聞足下優游里閭行成而業精又推其緒餘以誘掖來者未嘗不歎仰且自愧也遠辱惠書喜承起居佳勝二妙攜文見過陳義甚高遣詞亦過人皆萬金產也足下猶以為貧何哉每見近世學者嘗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藴矣使吾

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為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矣昔黄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翰林翰林告以熟讀禮記檀弓魯直取二篇讀數百遍然後得之翰林遠矣就使及見親聞此言其能廢餘事伏几案終日如童子琅琅誦習以驗其言乎誦書小事也猶未易行况其大者哉凡某之學所以日益荒廢者正坐不能尊所聞行所知耳喜二妙之所學輒自陳其短以復左右亦以求教不宣

孫次山 甫 乾道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即日凝寒伏惟法曹鄉丈尊候動止萬福某生長江南未嘗望燕國之社而識圃澤之賢也頃與劉君子澄游徒聞執事廉介絶俗以胷中浩然之氣昌其詩文由此歸心願見如懐往哲亦未知當脩鄉黨之敬也逮賢郎相過始知之久逃空谷縱未能勇往以聽跫然之音猶應略致尺牘道所以然無何病目經年二事都廢惟有愧恐常在方寸間今者忽得快讀守愚

巨編句法高古寄興清遠譬如夜光鼉采一旦陸離於鄙室其喜幸尚可一二言耶古詩一首聊致詠歎不足之意非敢持鼓雷門也春暖即圖奉杖屨於快閣未間更乞為道自重不宣

謝堯仁乾道二年

某頓首比辱翩然相過適新遭姊喪又營度遷奉方寸憂撓殊不盡所懷至今以為恨去臘得十月書誨柯君後至又得前書甚以為慰邇日履況何如某半年奔走

道塗幸畢大事艱險勞苦備嘗之秪今葺茅三間為廬墓躬耕計他不足道也足下天資卓越用力精勤以此學道直差易耳貧者士之常能勞吾之形不足動吾之心折吾之氣觀古人莫不然然有一說學必有宗一卷之書道德性命之理皆具通於一以貫衆妙則力省而功倍退之謂孟軻之傳得其宗有所見也太史公乃云儒者博而寡要彼其父子病在多愛多愛必寡要自尤則可豈可以此厚誣儒者哉足下觀此則學中庸大學

學易學佛無不可者至於為文則人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取前人句法即吾深慕而近似者自勉焉不成不止庶乎一變可以名家若違所長用所短如吳人捨其舟楫而馳騁車馬失故步決矣楊子文章有何不可而苦欲摹倣聖作以取誚後世此又愛奇之過也某少時亦有意修學為文多病至懶遂自怠自棄直無所成聞足下之風惟恐不得而友顧猶以心迹不相應見疑何哉子中凡甚欲相屈致而足下累重吾家力薄未敢輕易

今方赴調須歸日謀之轉運尚公能好賢喜士足下欲見之否亦可為之先容也柯君急回書不盡言餘惟自重不宣

黃格非 乾道三年

某頓首啟適語離殊悵然雨寒尊候多福左右清才拔俗不特江西名勝殆國士也貧病交攻不能款留歸騎愧恨深矣柳文端布聊以致書貴幷得小詩云詩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謂曾吉甫豫章幸有橫枝在好覓

鸞膠續斷絃鶚懐無奈時或可發一笑耳從者一薄給之餘冀保愛不宣

周中顯乾道四年

元章足下曩辱攜書相過其論堯舜孔孟揚子之道有諸儒未嘗及者固已歎足下問學之深繼枉二詩興寄高遠力追作者又以見足下詞章之華今復傾困倒廩見投鉅編而又先之以自敘之文寵我以近體之作用意愈懃勤摯禮愈恭諷誦累日然後知足下識甚遠志甚

大非徒事科舉望名第而已雖然足下文如是之富德如是之謙苟布露於聞人必有當惠施鍾期之位膺東阿昭明之任者矣此之不求而詭僕以一言無乃身勤而事左博施而狹望耶抑僕賤商也倚市門登龍斷所閱者燕石魚目而已一旦遇連城之寶照乘之珍夜光蠢采陸離乎其前方且拱揖不暇眩駭失措遽欲妄評高下之品輒酬多寡之直其不為傍觀嗤笑嫚罵者幾希請為足下匱藏之求良賈而問焉徐以告足下惟少

需之毋亟不宣

鄭大明乾道八年

某頓首東升解元足下往蒙擕書相過極論古聖賢之出處以及近世之名卿辭義卓然凡足下平昔之所存雖未易窺固已得其大略矣旋辱嗣音陳義益高顧猶有内外之疑何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苟盡其才雖愚必明況如足下之智乎特在加之意而已新陽惟多納福慶止

寒更幾善愛不宣

劉子澄乾道八年

某頓首再拜子澄知丞奉議友兄執事辱十月二十五日書喜承奉太夫人暨令兄教授動止安寧眷均慶為慰千萬聞歲前沿檄迎侍暫歸日與良晤不勝拳拳也伯共義當遣書度須自日遏宛轉遂且中輟彼想亦難訪便或有之切望及此意敬夫却時復通問每以力學為言近作主一箴敬復齋銘之類字字有意真可謂

後生凖式曾睹之否元晦捨束脩而隱於藥其說安在得非寓濟人之意乎范籌獄市繁劇相會絶踈弱翁行滿秩近以揚清振淹之說告鄭劉二使者未知云何有士如此使之陸沉誠為可惜子中兄登名審官且復試邑約臘半到家書中甚以推恩過當為懼也茅栗殊有益於夜坐感刺之餘惟為道自重不宣

又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啓比方遣狀又枉手書喜承尊候萬福眷愛

吉慶老兄抱才未施屈佐一州尚謂泯默慙負慣習恬然若某所居者何官所職者何事而徒知愧歎莫能自克其罪將不勝誅矣李仁父病益殆猶力求納禄良可愛重上不得已進學士以寵之始終無疵在渠何憾弟世間寧復有此端正博洽君子乎架閣欲得倅為他日鎡基亦降指揮矣郡縣曾田糧否戎師為其姪求差遣已了單牌不是闕却換替奏奎如何望與商量示及餘冀以時厚愛不宣

朱熹祖　乾道九年三月

某頓首比獲欵晤良慰鄙悰喜承别後履況多福長書陳義愈高遣詞愈工而用意何其愈謙也顧不肖無以當之徒愧悚耳左氏詩論尤歎才識之茂如謂伯比不盡言秦晉久謀雒問鼎非楚罪深得推見至隱之遺意至於鄙范卿之祈死以勸盡忠閔國氏之先亡以戒言利四封多盜源流甚遠和戎五利古今不同推伍氏以警讒夫畢罕樂以强君德昔賢奥突之旨一旦煥然其

有益於後學多矣甚善甚善惟中肩一節不可以訓雖削之可也況冠篇乎既辱下問輒獻所疑亦勝毋不入之義也未知是否左右春秋鼎盛已能切切於求道汲汲於立言積而不已其成也孰禦焉忝契深厚不勝欣服尊公知縣比有書送蓮裁來方且遣報想頻得安問未由再會萬萬加愛不宣

鄭公景望吏部　乾道元年

某向來常恨無路欵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又

義不敢曲留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一二正爾耿耿伏
辱貺教喜承經昔臺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而
未有如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貺感幸深矣
大凡深於學必能合乎内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説
則謂施於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
免害道所賴吏部及欽夫二三公推所藴以覺來者於
抑揚去取閒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别自然儒效日白於
世某所望門下莫先於此此外惟為國保重㑹君舉教

授告再三致意昨所箴儆不敢不勉也

張欽夫左司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欽夫知府直閣左司尊兄麾下近奉書當已達稍不聞問伏惟臺候萬福尊眷上下吉慶某杜門幸無他惟是思仰道義一日三秋又向與伯共游纔覺過差輒聞箴儆今乃相望數千里誰與晤語此懐殊耿耿也鄭景望學問醇正見於履踐前日奉祠過此僅得一面其在閩中嘗類程氏遺書文集經說刊成小

本獨易傳在外耳留本相遺其意甚厚但慵惰愚闇無受道之質深自愧也文潛歲前至此勇於革弊民甚德之劉樞到闕未若得留大幸某甚欲因將獄求見負罪多畏勢未能動臨風益以悁悵餘寒惟為時自重不宣

又乾道九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欽夫某官尊兄臺座胡氏僕至辱教答感慰不知澧州便介所附書到否初夏恭惟臺候萬福閒及出處此雖三尺童子知其當辭適會近制例格

免章欲力懇相府敷奏則剖符之初不肯略為一言方且以擇地那關為功今豈肯逆同列美意伸匹夫大義乎知識間人人念僕而無救之之策以正理見教者謂須直述所以不可受而待上命此固當然其如銀臺不通何近日龔寔之作禮數辭待制尚以見銜是殿撰却而不奏散郎從可知矣又有相識勸啟行數程却入文字庶朝廷無疑殊不知此身既動得請便回可也若或未諧豈不進退失據二月三月間得趣上旨揮即往請

祠禄少致可以無取之義却用狀申都省力言疾病仍

乞奉祠而不敢及其他庶幾肯為將上别以書與二公

明言決難祗受縱緣此獲貶降亦臣子之常分只恐又

降不允之命或徑却回其將奈何亦可如朱元晦之被

召遷延不行否莫子齊事體一同渠家湖州易見與決

縱此自可援例萬一逼於强予黽勉之赴不得不過為

之慮地遠難往復且望兄子細吿教辭受有義本無可

疑只縁顢天無路而當軸不以廉恥待士人致此擾擾

耳

又　乾道九年

兩辱書誨恭審寢膳復常喜慰無喻每夕靜坐移時大應得力某素有此意但不雜念則困睡有以敗之其過非一日積也切近工夫可畧閱其目否頃見士友云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及以五經語孟考之竊恐不然蓋顔子鑚仰堅高所見既已了然在目非特知之者然於進步尚且如此之難況餘人乎只此一事欲請教

者甚多竹林新亭想已成恨無路共追凉耳學子相從今幾人不知如胡安定因其材而篤之惟復一槩語上也邇來晚輩喜竊伊洛之言濟其私欲詰之則恫疑虛喝反謂人為蹇淺非如庸夫尚有忌憚此事不可不杜其漸高明以謂如何因顏路分人行附此為問正暑切幾保重

又 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尊兄臺席比辱九月十一日誨

答不勝感㦤訊後背寒恭惟臺候萬福某屏居如昔廬陵晩稻既損又值陰雨其成熟者須再折分數頼上恩與湖南例蠲下户半租極為利益也知與行之說具曉尊意鄙意蓋有激而云觀嘉祐以前名卿賢士雖未嘗極談道徳性命而其踐履皆不草草熈寧以後論聖賢學者高矣美矣迹其行事往往未能過昔人至於近世抑又甚焉雖其閒真學實能固自有人然而上智常少中人常多深恐貪名棄實是相率為偽其害有不可言

者且孔子善誘不倦而二三子猶疑其有隱則其誨人固有先後未嘗一槩語以極致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學者進德亦有次第未敢遽以聖賢自期也此事要非會面莫能盡若兄明年來宜春尚圖避席偶相識曹主簿寄書叙別云欲至門下因得附此未拜見間伏與保重不宣

又　淳熙六年

某比屢拜書想一一闕覽兹奉九月五日誨示喜承台

候萬福劉守移郡上於老兄不為不厚聞其人昨陛辭時具言中間頗論符離事不合以為嫌隙專用此自解蓋聞廢年深患失彌甚不得不爾劉思義既送廬州只得聽之又所發按范倅奏劉後劉奏兩日方到所以令范還任蓋輸先手耳然此留彼易事體亦無大虧損若不顧先入嫌隙之言疾之已甚則本小事却成紛紜矣且如前輩為臺諫攻擊小臣亦有不行者況彼已移動未至難於兩立恐所委廉問之官間有鹵莽處不可不

知姑任之如何廣西寇已平否文潛其殆哉李仁甫父子幾日過彼深憂其不能堪此境界更宜開廣之某以空虛無用之質久玷從班獨恃上知徘徊於此纔過宗祀不俟恭謝連章請祠乃復未遂若論孤危則老兄在外猶為太山四維之也雖然無愧於天強為善以報主足矣禍福懸諸天難深計也方從駕歸疲甚不宣

呂伯共正字 乾道九年

某頓首拜啟伯共大孝正字學士尊兄服次比因永豐

湯尉麟遣僕歸附書達否辱正月所賜教感服眷意訊後不審孝履復何如端憂無事道學當有新功某邇來慵懶益甚相愛相勉誰如兄者每一懷想恨無羽翼欽夫時通問屢欲訪之蓄縮未敢輕動也子澄近過此留數日相劇談不異陪杖屨時獨恨不能從兄之折衷耳宛轉附遞不暇他及惟異節哀自重不宣

又乾道九年

近託奏邸寓書達否楊庭秀送歲前所惠教不勝感慰

訊後孝履何如先使君遷經祥祭追慕何以為懷來示每以學道未至為言此所謂有若無寔若虛者某輩又將如何近得敬夫幷元晦與子澄書亦是如此竊深歎仰某辭郡之章既不獲通不免力懇相叅敷奏想須見憐地遠又無由請教想亦見念也汪丈在三衢必數通問劉汝一何日上去冬有王日休秀才攜其書來席未暖而卒已呼其子至此津遣歸閩因會望語及也與化兄令再三致意子中闕尚遠偶過隆興謝龔師未歸陳

君舉一書告為遞去餘㒷節哀自重不宣

又淳熙元年

某頓首再拜伯共正字學士尊兄坐下子澄回辱誨答今既累月欲時寄數字若於無便遞中又慮浮沉徒有愧企暑甚共惟尊候萬福祥琴久御未睹除目何也開諭諄諄歎服無已兄以高世之資濟不息之學皇皇焉有言必詢有疑必改蓋將追賢哲而與之齊非特欲寡其過而已甚休甚休罷會極善人衆則賢不肖雜進恐

非徒無益其間有不事科舉專以學問為事者留三五人相與講論亦閒居至樂也某慵懦自畫兄所素知每思向來琢磨之言他人誰肯如此今不加勉日退一日遂將為庸人以老徒自慚懼廬陵過從極少幸南豐兄未赴官可請益耳其他非會面握手莫能盡一味馳仰欽夫春間一病危甚極為之慮比幸復常矣元晦一意古學固無可議只是晚輩喜假其說輕試而妄用其於許可之際更勸其致審為佳士龍之訃久已聞之骨相

太也知難仕重可傷可惜君舉因書致意前附一紙未知到否子澄兄弟在贛音問甚數諫之自西徂東頗不樂數遣記都未得報此公矜持尺牘可亮其非相疎至於賢德則使人極不能忘也韓丈已自遣書餘冀保愛令女曾議親否

王才臣子俊 乾道九年

某頓首向從蕭伯和得足下詩文一編意謂他鄉異世老於翰墨者之所作不知迺出州里而年方踰冠也道

中蒙擕贄見過議論殊高筆勢益翩翩内顧不肖何以得此徒愧感且自幸耳還家日應俗事未果奉書羅永年來復勤問訊喜承文履清佳來歲且留蘭溪否科舉不遠當俯為祿養計其於著述初不相妨山谷云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本既立則末皆應豈以古文時文為間哉某雖蒙恩得閑而心氣舊疾非一朝夕可愈極怕作書幸恕草草正寒自愛不宣某再拜

又　淳熙六年

某再拜久別不勝思企辱書勤懇且審起居佳福良以
為慰中間嘗附一緘似未達何也科舉事病之久矣再
為儀曹郎入文字云殿試有初考覆考詳定編排省試
有點檢有參詳有知舉皆經三四手猶患不能盡得實
才解試為取士之原乃決得失於一夫又期限促迫去
取不公是汨其源欲流之清也既下國子監詳議迄今
乃無定說本意欲五十人解額處元差試官五人各令
五倍取之却再謄錄此二百五十副別差覆攷官兩員

使不相通再加審擇取所謂五十人者庶幾二人得以精選而分房容私之弊可革或者乃疑常歲試官猶不足數安所求此兩員者又五員知中否不在我將鹵莽應之能者愈無路可進矣坐此半年文書猶未上而蜀士忽獻云士人得第之後書業並為棄物不若令盡習詞科但明示出題所在可也朝廷主之甚力便欲施行僕謂科舉大事熙寧元祐閒兩制三館議論紛然今安敢造次更張且經義詩賦考官童而習之白首猶紛如

若變為宏辭則自唐以來退之已有今古之辨況今日乎恐愈荒唐難考也淮西碑谿堂詩正符皇雅闕鍵豈易知邪本朝至嘉祐太平已百年而歐陽公在朝亦久矣加之名公巨卿欲變文格者多然須俟知貢舉明示好惡使士人自為從違猶召鬨於一時後乃自定初不在改法也東坡議狀蓋盡之矣不知於差解試官處別有何策可救目前之弊其亦付之偶然使士人各試其命耶向為吾才臣蕭伯和兄弟及陳杲卿輩不平久矣

前年秋偶見温州葉適者文筆高妙即以門客牒漕司適會有石司户識見頗高遂實前列省試幸在行間廷試遂居榜眼旦夕録其三次程試拜呈若時文皆爾亦何不可之有然葉行年三十在鄉曲未嘗發薦以此知遺才甚多此才臣諸公所以未遇也曾南康告歸暑甚煩渴連飲白酒兩杯爛醉書不成字又多差誤惶恐不宣

徐百藥乾道九年

某往來清江不翅七八知賢而不早見罪固多矣去春荷垂顧僅一再見而别半年又得一會面今復踰半年矣清資遠韵未嘗去心大篇短章未嘗去手獨恨無由朝夕見耳忽辱書翰陳義益高語益奇有以知足下志氣彌厲問學日進滔滔如百川之東蓋方增而未止也欽歎之餘且喜邇來德履佳勝某素有懶癖加之多病早衰終日兀坐遂為小人之歸此外無足言者近著必多時望録寄天氣未齊萬萬為器業自重

又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啟辱近書喜承履况多福慶典升秩諒深懽慰常平賢使者朝夕相從釋氏所謂自他俱利者郴窮陋甚闕期又遠易地固佳但恐難得恰好去處他日使所居之官大則存乎人矣謹仲銘詩義當詞簡思邈亦豈可無一言其如老病廢學加之憂愧叢心安得好語少需或能踐言耳令子銓闈中選可喜幸京兆相延留茍有所闕自當致區區區區餘冀保愛不宣

歐陽邦基 淳熙元年

某頓首茂才歐陽君足下往蒙惠書至千八百言固已歎服才學之贍矣繼辱嗣音陳義益高而復不鄙其愚示以試程經學淹該議論純正一第猶不足道況鄉學乎然且垂翅回谿此有司不明之過也昔曾南豐為彌封官讀曹方孟三子之辭以為宜在高選既而皆失之今足下之黜猶三子之黜也三子者不以失得置忌顧以進業為樂足下家有哲匠日奉詩禮之訓其為樂又

非三子可比而何病某方祗命造朝百冗叢并叙謝草略千萬自愛蕭子荆春秋辯一部附納窮經如此乃無愧耳

蕭仲和 淳熙二年

某頓首啟仲和解元賢友辱書況具審文履清福至慰至慰某冒居邇列其於職業常事尚以衰病不能給況論思獻納如古人所云則何敢覬以此日夜慚負於中比復得十四弟遠訃憂傷憔悴愈不自聊夢寐未嘗不

在青原白鷺間也科舉事重於候官姑存於心極荷垂
教未由會晤千萬厚愛不宣

韶州梁守 安世 淳熙五年

某再拜知府監丞麾下某仰慕才望之日久矣每有未
見君子之歎間蒙墜貺緘啟義深辭古深得歐蘇二文
忠之遺意私謂執事他文必皆稱是安得入羣玉之府
盡窺琮璜圭璧耶會執事鄉人在朝者多每相過輒道
此心不謂遽達清聽長書見及且示近著表啟古律詩

長短句一編伏讀累日一字三歎如推擇度支本原學問昔賢之論晚節為難傷臨川之術誤憫銀鹽之害民皆用意至到忠告無隱而秀傑忠厚之氣行乎其中乃知子美詩外大有事在豈止與雕琢篡組之徒爭工鬬靡而已哉因念近世文人一或抱負所長則驕矜傲忽憎嫉勝已輕賤不如已所謂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者未之聞也故其才華雖甚可愛而常使人逡巡畏避不敢與之親令執事本之以德業持之以謙厚將一洗

陋習尚友古人雖如某輩不學無文猶屈已而辛教之其為賜也大矣抑某何以稱此惟當傳示搢紳諸儒上及於公卿使知執事筆力如此反牧遠郡某不才如此乃容久汙玉堂之直棄黄鐘嗚瓦釜却騏驥御駑駘用舍倒置聖時所宜察庶幾有誦周南之滯薦子虛之賦者持以為執事報不亦可乎屬苦腹疾無聊叙謝不宣

江陰李教授沐 淳熙五年

七月日具位某謹復書教授修職足下古者公卿大夫

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前其子孫復增修積美於後傳祀數百不隕其名是之謂世臣巨室及其季也篳門圭竇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往降在皂隷國之興替常於是乎卜之本朝盛時如文元晁氏忠憲忠獻二韓氏文正范氏宣獻宋氏申國呂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交著因事立功與國同休至於今賴之惟會稽公以厚德通儒範模斯世蓋嘗運樞機釐政事矣其進退出處無一不合於義凜乎有異時大臣之遺風足下

又能力濟其美年方英妙已馳儁聲於大學取巍科不翅拾芥自常情言之亦可無求於人矣方且孜孜乎前輩之業切切乎當世之師友此豈獨天資茂美刻意問學所能致哉過庭之間議論聞見其必有大過人者矣進修不已國家之興將有助焉如某不肖欲通姓名未敢也豈期過聽示以漢史論著及詩文三編先之以長書禮下而辭温若欲僕助成其名者伏讀累日初如觀富商大賈之藏四方珍異莫不咸在少焉如游十二闕

騏騏騄耳飛兔驎駒驤首鶩駿可喜可愕何足下富於學豪於文一至此也昔子貢問于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今足下事親養志既孝矣推其所得日與諸弟講論道義作為文章繼被薦送既悌矣金閨之諸彦山林之奇士皆抑節與之友既信矣僕方當投所學以學於足下足下於僕何取焉銘佩譾施言不能盡屬病起氣乏具謝不宣

李知幾運使 石 淳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郎中年兄執事季秋霜冷恭惟臺候萬福某不佞筮仕以來四入中都敬愛蜀士大夫每自忘其固陋而强附焉如執事邁往之才博古之學高妙之文重以同年之契其願交承益尤為切切執事亦三入承明不為不久不知造物者竟有何意使之相避如參辰背去如鶻脱也每一念此悵然西望不能自已令夏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崢嶸垂意繾綣仍録近詩十

篇為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名效樂天實啟少陵之關鍵感激歎服執卷不能釋手因念自古學愈進文愈奇身益困仕益不遇者何可計無乃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造物閉闔之機發之太盡故特以阨窮抑鬱相乘除耶明乎此則世間區區之毀譽何係輕重置之不足道也賢郎早世固亦有由童烏之與玄文邢居實之賦南征執事攷古驗今幾人早成如是耶使壽而康萬象其無餘矣讀二文編莫知所報姑用是少寬慈

抱耳某湊朝滋久身非不遇而迂陋寡儔言不足取信於公卿一有所善惡或者輒反其說不能成人祇以累人雖歷華貫如蹈淵谷加之年來衰態種種無日不病屢嘗自劾尚此佁儗纔過會慶即復籲天祈歸老於山林年兄重來又將悵恨如前日是以臨紙不覺忉怛皇恐皇恐陸務觀得團扇墨妙輟方舟者見遺使常得把玩吾人相與相念之情略可想矣餘乞以時保重不宣

成都蘇教授淳熙六年

某頓首再拜教授朝奉執事某覯本朝世臣巨室與國同休者固多至於文獻相承久而不替則前有晁氏後推君家執事又力學取科第厚重而通世務此某所以一見願結交焉所恨執事拘牽無由數面又不能如狗監略誦子虛於上前别後雖切馳企而愧於通問殆以是耳賢季出初春所墜教感悚可知詢後恭惟尊履佳福益州多士所聚分教之任不輕由此進用如適越已南其轅刻期可至夫復何患况福州文字又成刻舟然

左右豈藉此哉某久冒榮禄重以㝠病宜去非一日夕即丐祠歸矣相望愈遠臨風悵然願言為才業加重因賢李歸奉狀不宣

王道夫主簿 自中 淳熙六年

某再拜主簿修職足下中都蓋士之鄧林也奇材異植四面而至某幸甚前後數為王官每聞士之有器業者文章者一善一藝者必挾刺踵其門惟恐或後雖位卑言輕不能有所軒輊亦欲致區區好善慕義之誠耳累

年以來超取顯美號為天子近侍且無䰟其武安衛將軍尊重之嫌推薦人才似非進越而容容固位未嘗犯嚴一伸其喙若徒以先見為勤此孟子所謂恭敬而無實者也自是雖賢者相過或愧謝不敢見況敢即之乎故始聞足下氣節之高邁學問之淵博中讀廷對至論治平以前大觀宣和以後風俗之所以不同及進君子退小人擇守令選將帥之說大率詳明剴切言人之所難言輒擊節歎曰有士如此千里猶當友之近在跬步

可不識乎然卒遲遲者前之說有以愧其心絆其足也乃者竟煩先辱雖忽忽無暇款語此心則固降矣困於緒使未果奉書又蒙函教甚寵且不鄙示以孫武新略三卷伏讀累日益知足下蓄藴閎富兼資文武著書立言期見於用非如近世文人才士誇張翰墨馳騁辨博而已昔杜牧之憤四郊多壘嘗注此書自為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今足下之心牧之之心也序有權衡之喻思過半矣尚欲僕掛名經端何哉張欽夫未死前數月

以牧之所注刻板荆州其後題數百言頗有發明處他日足下此書行於世僕當捺欽夫之意作為數語繫之卷末自託不腐蓋未晚也本書十篇末書二十八篇倘可舉以見教否葉正則閒通閒稱道盛德甚至何時參坐傾倒所欲言臨筆悢悢病起倦怠且復草率當暑厚愛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七　書稿二

宋　周必大　撰

書二

陸務觀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啓正月間辱誨答知從者遊鄞未果再遣記問甥轉致近音喜承臺候萬福太史滯留人人皆謂合鳴國家之盛奉祠浸久起家為郡者甚多某身在内近

乃不及一狗監愧當如何旦夕試爲左援言之劍南詩稿連日快讀其高處不減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猶伯仲岑參劉禹錫何眞積頓悟一至此也前又從張鎡直閣借得續稿及富沙新編所謂精明之至反造疎淡詩家事業殆無餘藴矣造化困兄之仕殆不堪雕鎪謝美耶某往時樂聞蜀中山川人物之勝今讀兄前後佳作極道其風景華麗至眷眷夢寐間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一笑餘乞保重不宣

又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拜啓近蹤奉記非獨緒使亦以目疾為祟經月未愈有妨執筆其於悵仰殆不勝言歲事告新恭惟臺候萬福某力小任重已非所安年衰氣索又覺難於支吾思奉談笑於雲門鑑湖之間恨無飛羽也逼節尤冗亟此為問願乘泰亨早陟班列此亦衆論所同祝者官會一角封納餘乞保重不宣某頓首再拜務觀知府編修尊兄執事

陳君舉舍人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啟聞不聞問瞻仰無窮即日恭惟尊候萬福春愛吉慶某孤立於朝全無師友教誨之助持此倥侗而欲任重有補斯亦難矣春間得伯兄訃便當告歸正以主恩未報難狥私計遂因循至今比填星犯上將於占當任其咎因是可以自弛矣胡君拔解可喜徐君厚謂其程文頗平易去省試尚數月更與琢磨之遂繼正則為佳鄭全真行欲子細附一書竟為事奪燈下草草

惟冀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崇道通判國禄兄執事

又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近不聞問恭惟尊候萬福眷聚吉慶胡君何故未來李侍郎六月間恐可到此牒試尚難指擬也景元竟就祠禄天臺若少助之亦無妨否囑宗正宛轉如何更俟來諭龍圖墳地不謂小人又爾侵犯是誠叵堪太守書謾封去人各有所見難强之也聞親舊已貽書别乘料理第恐疎決近耳子宜想時相會切為致意

某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訃憂惱成疾在此極不皇安奉行文書既以捄過不暇至於經國遠慮略不能措意其間豈有心知其非而常可强顔者耶因鄭君遣介草草為問餘冀保愛不宣

又 淳熈三年

某竊以清和協序恭惟某官主盟斯文高厚顯相臺候萬福灝噩之辭時見邸報中西垣省上計已涓吉由此領袖鼇禁無疑每用是以釋企仰更蘄愛玉體以承帝

渥某比遣狀幸達祠請曲蒙借助感何無數昔人乞身强健固時欲優哉游哉以全晚節若僕者年齡如此百病交攻勢窮力殆初非得已苟免鄙笑已幸他復何云目前藥不離口傍及妻稚日日問醫比復失三歲次孫年來星運不寧常惴惴於懷也黄瑞安文字已收潘蒔以舍人下諭雖微換易自當那輟但今歲二章始緣行之薦師日先已半諾既而陳同甫又來力薦古不背死今當奈何元樞于宜諸公多薦羅場勢未容諾而頃所

稟數人外去臘適爭數日不曾舉張善化及邵教授帳幹比皆以照牒來責償莫如所措辛潘莉成資在來夏莫可待至臘月否今且納照牒不敢食言一語少欺他日何以自解故人必諒此心坐是亦未敢作潘莉書辛為說及瑞安回字先發去得免浮沈幸甚

徐子宜　淳熙九年

某頓首拜啟久不聞動靜冬寒孝履何似北堂夫人寢膳如宜眷愛均安端憂餘暇過從不乏否某力小任重

憂愧罔常朝士雖衆略無相親相益之友愚而自用玩
歲愒日安得不誤主知旬日來塡星犯上將訊之占書
咎匪他人用此愈不自安聖節後勢當控請懷安之罪
固大若妨賢竊位又將不勝誅也蔡邵州關整二年在
今亦未易得因會致意正阻晤言萬萬節哀自重不宣
某頓首再拜子宜大孝奉常友兄

又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比辱九月二十五日書況不勝慰感訊後

不審孝履何如想侍北堂夫人所履支勝某以一身而周百慮且懼其勞其危皆可意度得失有命此非所計惟中外之事未易區處顧於斯時而載高位略無相助之人其將何以塞責而副聖主委任之意耶物情隔越使來者不能盡情此不肖之大病平居每以為患而學力不至所養不固臨事輒忌之此正當克己自反而不敢尤人者非老兄相愛厚孰肯箴其膏肓感激感激象先每以不容款曲為恨李簡州近得書嘗同施參為丞

相言宜與一郡又不欲逼迫更俟旦夕言之苐恐其鄉人自為矛盾耳乳香鍾乳茸附各致少許此誠不可闕緣例却四方饋遺而素不服暖藥餘無竊也先奉議旣告祭日後來歸未承晤間更幾保愛因仲潛專人回附此適目疾未愈不能詳謹皇恐不宣

又 紹熙四年

某茲承榮遷守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喜欲作書為慶而連日疾眩牽睽頭目昏痛不可言寫字極艱遂爾占史

當辱情察少意某去冬到官一考懇還郡寄蒙恩降詔不允深欲勉强少留以圖報塞今復半載矣乃自春以來㿟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廢忘最是兩眼如割視物艱辛從舊術者多云今歲運氣不佳自推亦是如此初亦未甚深信今覺得疾病嬰纏甚可畏也若不亟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聖主批降詔不允則再請又須數十日欲望稟白宰執先為奏過庶幾相應已諭倩吏令得臺旨方投奏劄仍告一言於右史中書舍

人緣不能親書所以附此叙懇得同致力莫大之賜也
宂末暇及惟蘄為國保重不宣

葉正則 淳熙九年

某頓首再拜辱惠書承榮侍官居尊候萬福科舉曲折
日夜念之前佐東府不能有所獻明今祗增愧耳考校
所得能幾何初不為此只望得數奇士他日副國家之
用三復閎悳又以歎服不復及之也餘惟為時厚愛不
宣

貴州曾司戶元夫淳熙九年

某頓首啓聞者幸數面知賢而不能用其愧可知執事既不以是見望乃因其冒居西府猶有以教之其相期厚矣自揣何以當此惟極慙感邇日想惟履況多福湖廣利病謹已三復守令誠得人雖遇水旱人亦不忍為盜此固為治之本也若乃兵卒未練日夜以為慮憲車甚留意職事沙侯威聲著去冬上特加路鈐以寵之必能振職以為報其他有可垂諭者幾此尚幸不鄙此外

萬萬厚愛

陳伯震淳熙九年

某啟尉禮巳具右幅邇日孝履何似安撫直閣傳由儒學抱能未施雖中年仕宦不偶而主眷至厚謂當召用不料一疾不起士大夫無不嗟惜矧辱契愛者乎每惟巻懐事業放情山水寓意詩文其取於造物廉矣然猶奪其年如此之遽天理何可曉也襄奉在幾時更幾節哀自重不宣

溧陽鄧宰埏　淳熙九年

某頓首啓辱書翰喜承别後履況集福下車將期月學道愛人之志可以少施財賦匱乏之所在固有然虛數如此其多亦太甚矣既留鑰相知别無掣肘頗有隨事料理否左氏類對三復歎仰恨崔大雅不及見此版本也緑淨亭想如故公餘登覽形於篇詠追繼孟生為金淵之美談不亦樂乎未由再晤萬萬保愛不宣

王教授巽伯申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啓戊戌歲在殿廬讀左右所對策自齊家治國修身正心而至於遠便嬖用正人刑四凶少正卯辨即墨阿大夫首尾殆七千言意忠而氣直辭達而理暢雖未識面此心固已降矣自爾叨塵益過分乃不能略誦訚南之滯徒有愧怍往來於心以是不敢相聞敢圖不鄙陋既以書先又有以教之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冬凜孝履何如主上深念養兵衆且久民力殆不能支慨然欲議屯田始御札示將帥監司尋慮其擾博謀卿士擇

人而後付可見謹之重之不敢輕舉矣左右端居餘暇非特條陳利病又且畫為可行之策自非以范文正之心為心而循其故事孰肯如此顧某實何以當之豈所謂寧有不可告而告之者耶佩服至意莫知紀極謹寘几案間朝夕披閲縁衆人未有定論須俟極其所至乃當發明仁言之利決不敢虚辱厚況來介索報冗迫亟此道謝餘幾節哀自重不宣

新長沙守劉仲洪 德秀 淳熙十年

某頓首啟間違不勝思企至後方辱八月所惠書雖云甚久亦足為慰邇日想惟尊候萬福通才束於著令屈臨一邑矧復需次殊鬱輿論某叨塵過分夙夜憂愧欲從容州縣以安方寸而不可得古人仕至六百石輒免去有以也夫仲遠見闕可喜莫申明免對否未由會晤萬萬為才業厚愛不宣

陳機宜 琦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別久不勝傾企辱書喜承尊候萬福客從

固可樂況龍圖公名德甚重錦官城古今號為樂土於此遊宦其樂又豈他處比耶北方恫疑虛喝所在皆然度虜王無恙必懲覆轍繞易世便自不可保兩司數論蜀中邊防等事皆經遠之慮朝廷一一報去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賴幕中之辯更幾以時珍厚共赴功名之會不宣

卞賀淳熙十年

某啟兩承惠字具承孝履如宜先丈通判清名與學當

享遐齡奄茲淪謝良極嗟惜行實幸得三復惡語恐不足以發揮潛德未敢造次以田易僧寺葬地可行今先納參議史郎中書託宛轉叩制帥不欲徑言之如謁參議亦須婉其辭蓋賓主皆奉親此等事非所樂聞耳餘冀節哀自重不宣

岳林智顯淳熙十年

某拜手兩辱書況且審起居清安坐夏人多此非力致必有以服其心矣正宜大闡宗風未可便打退鼓也某

自得宜春兄父子之訃憂惱成疾極難堪處今又聞族姑不幸老懷益深惻楚已兑百千助其葬事切勸伯隱兄弟乘時了却世俗無益之費皆可削也度牒止給川廣此未有之餘冀保愛不宣

福州西禪德燦淳熙十一年

某啟久不聞問馳企良深辱近書喜承啟處清勝林下道人猶有多病衰憊之歎況如不才冒處要劇愧懼交懷豈止髮白面皺而已常河依然之性則不繫於老少

安得晤言共究斯事臨風悃悃荔子歲煩遣致感怍而

已携蒲綾一疋謾寄意餘惟保愛不宣

沈叔晦淳熙十一年

某悚息拜啓自聞先德棄背屢欲附狀而營職疲勞因

循未果惟是企仰未嘗一日去心逮承祥琴已御儁入

幕之命雖欲遣記則已後時忽遺誨翰慚怍無以自解

亦惟故人恕察而已歲事將新恭惟尊候萬福北堂夫

人壽祺增永左右氣節學殖宜在中朝復從外補未愜

輿論會有誦周南之滯者某叨塵益踰分量未知所以塞責相識非不衆其肯以直諒相益者絶少已為小人之歸固所未問至於尸禄素餐負上委寄罪將若何以此日夜不勝其愧且恐也值便亟謝來辱未暇他及寒凜所幾保重不宣

徐居厚 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再拜近别不勝傾企辱書喜承侍履佳福邵武闕聞十五日當射果得之亦勝它處貧者士之常若親

老則須有以娛其志左右今當以負米為急未可專慕

曲肱陋巷也某冒居高位千慮百憂未嘗頃刻少安不

相知者滔滔亦有以自取豈敢尤人是非得失在所不

計只是力小任重無補國家此為愧耳梨槢輟甘旨之

餘拜嘉感幸紫綺一疋衣絹倍之湖綿二十兩敬助尊

夫人禦冬雜用皇恐皇恐秋冷切冀保愛不宣

張唐卿淳熙十一年

某頓首啓辱書喜承別後起居佳勝某叨塵過分正此

悚懼褫語非所敢當水寨舡甚勞相視圖本精詳尤見留神上江打船在此不覺張皇而彼之科擾當十倍於此又順流撑駕大費人力勢須別作措置三數日間即降指揮或有未安却幸垂諭匆匆且此為報餘冀珍愛倚俟榮改不宣

江寧留守侯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辱書喜承涓吉洗印履況集福紹興末見金陵倚郭事極簡而盛邑尤號易治每謁洪令終日蕭然

飲食圍棊而已今何為頓異也學道愛人惟字民乃可設施名家雋胄更宜勉旃留鑰因書當道才美餘惟若時珍愛以俟明陟不宣

奚元美 商衡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日困應酬浸疎嗣問方此愧企辱手教喜承尊候萬福賤生之日每蒙軫記不勝慚荷集句甚工自荆公及臨江孔氏江陰葛氏以來久無此作矣山房筆語凡六經諸史及本朝事實無不貫穿他日當版行

以示後學不鄙見示何感如之左右名重當世用此見嫉於人一動一靜更宜審處凡諸同年方岌岌不自安姑置是事永嘉當徐圖之匆匆遣謝莫寫心曲續别拜狀酥蜜食二斤果食八斤值節謾往子厚乞巧文今可作否彼最喜模倣前人如新堂記答韋中立書之類吾人獨不可游戲於斯乎秋熱萬萬保愛庭闈均介多祥不宣

雜說載典故最難石林燕語箋注極多蓋謂是也端

明學士中興以來侍從如董耘胡交修輩極衆近歲如王曮亦是直云特敏公而已則未可秦檜記得賜謚忠獻而未審樞密使副知院同知近歲勅局修書不合並入雜壓并殿下不合並刻石位或者多云失改正非也

王景文賀　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讀名章俊語願結交之日久矣聞者僅一面今遂十五年矣會晤既未諧音問亦復不通惟有傾

企常往來於心也忽奉緘書辭源如龍三峽之浪快讀殆不能去手何感如之何慰如之訊後不審履況奚似留意詩易當益見聖人之用心妙固執事緒餘而所謂幻者無乃太譏乎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它日尚容請教姑此復來況餘惟以時保愛不宣

李守　屋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啟别後不勝傾向夏熱緬惟孝履支裕萬里護先公之柩善達故鄉此天相非人力也送終大事更蕻

勉旃長書辭意惻惻感悵無已某荷先公知愛特厚自從永訣悲愴異常昨既與諸公共致奠文不敢別叙其私乃如哀挽豈容但已屬兩月來日疾大作繼以感風暴下更無一日好況勉强十章殊不成文蓋荒唐有素今復憂遽思職翰墨都捐況値病衰思致尤窘雖然就使不忙不病亦安得好語耶相望遼邈後會難必萬萬節哀自重不宣

某拜問尊夫人體候輕安老婦革謹致千萬意令弟通

判令弟承務並勤惠問悚刻之至抱痾不能一一修報大略如右也兩賢良位均勝曹使君想常通書師曾州之諭當為丞相言之有所需勿外某再拜

又 慶元二年

某拜啟知郡朝議麾下分手歲月浩然企詠未嘗少忘去年下元節臨安轉致七月旦書翰勤勤累幅把玩不能釋萬里相望踰十旬方領來教僻居無入京便不能即致報幅今又踰十旬矣懶慢之罪何以自贖亦恃久

要以不恐耳即日恭惟臺候倍擁殊祉分符清井行當秩滿聞已除代且别有晉擢杜門莫知其詳有如政術通明家學淵博自應入登要路朝夕以冀某老而多病去年歲旦即上章納禄秋間方拜俞旨只今藉藥石以扶持其他一切弗暇問文簡公文字不肖得賢季書宗正鉅儒應有大手筆發揮事業某既非其人况衰疾乎宛轉叙謝濡滯浮湛皆所不免會次陳陳未容披寫惟幾為時珍重亟對召節不宣

某拜問德門眷集緬想上下均祉大著郎中方上要津多賀多賀制幹亦聞改除未果專狀小兒待撫悴已數年今尚有年餘闕也附子天雄梁墨竹篦邛杖遠物陳前佩刻無已紫蓮花紗一足聊締僑札之好不在物也劉衡州家事大著郎中必於家訊中詳言之某再拜

時教授 瀾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前年六月辱寄示平勃王成論理致高遠諷味不能去手屬應酬少暇而持書人又不待報遂成因循

昨因徐譚二君近呂子約歸皆託道愧謝既荷心照必未貽誚也玆勤嗣問喜審履況佳適二序并書益嘆辭達來諭謂太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固得進道之門積而不已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如孟子所云非可知之實即昔東萊切切然以先知覺後知今不復有斯人矣師道之傳正在君等更幾勉旃餘惟保愛不宣

王宰淮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別後履況集福需次實淹才猷然迨

此暇時涵養器業於親側亦足樂矣劉承務書已收去
年其兄名孝立者相訪出元城數帖後有詹靜江諸人
跋且云累喪在廣東無力遷葬於衡因為題數百字寄
聲輩帥馬漕韓倉諷其資助後來不曾得報未知真偽
竟何如今劉殊不及之莫是別有浮湛否怱怱姑此布
復餘冀以時保愛不宣

又　慶元六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夏暑字民底績翕受多祉先德潛懿

意雖不敢失寔然懼骫骳不足行遠寄示副墨不勝愧
感様式有古意留君佳士篆自工也葛紵中興頌浯溪
碑鰻線過荷寵惠李西臺書偶收得墨蹟數軸適卧病
再旬未愈尚稽一言考工記三復歎仰俞新淦亦嘗攷
證謂其屬皆散在五官中亦是一説然豈若因其文類
而析之為工也振濟自來極難如來諭則均無貧人甚
善甚善暑中無可寄遠土織克絲二疋畫扇十柄謾往
餘冀保愛以需榮改不宣

陳徳卿淳熈十二年

某頓首啓存勤惠翰喜承履况集福長書偉麗申以文編凡可寓譏勸而致誠意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塗之人亦當曲從况託鄉枌之好乎左右所求又非甚高不過欲一二書寬薦剡耳此而固拒豈近人情所以遲遲未能輕發者正以監司帥臣歳有文字三數紙而求者常不下數十人舉者之難甚於求者葢既有故舊又有辦職事人又有親戚對易者其以中都之勢逼而取之乃

一端耳若監司帥臣偶是相知則或從或違尚無利害萬一孟浪强而不從彼此寧免懷疑乎幸左右到官未久願少需之且如鄱陽彭丞亦鄉人也近嘗親至此告以曲折而歸自某面上言之只二賢者自要文字十紙而相參毫髮侍從故舊又不知其幾何果可一一取必否此甚易知所以縷縷布聞者緣道遠勞煩專人承聽亦未易辦非如珠玉可得於咳唾間是以不覺占吏喋喋耳屬感風已旬日勢猶未已欲取佳篇賡和一二不

能向熱萬萬保重不宣

胡長彥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拜啓比方遣狀并納石刻兹復拜墨妙殊深佩刻秋暑恭惟尊候萬福某衰病久當劇任常懼顛沛以忝所生每臨初度感悵增切豈謂長者敦篤契好歲貽傑作今兹中和之説上自六經下至漢唐包括殆無遺者正使盛年苦學未易臻此孰謂年開九秩乃爾精博用是占壽考之祥則千二百歲何疑焉念無以酬厚況

輒致忱禱如此廬陵比困旱歎上自擇趙守往蘇疲甿
果不負知人之明甚休甚休

同輝淳熙十二年

某悚息再拜辱書喜承履况清福眷聚吉慶某頭童齒
豁久合歸休益冒恩榮將何以稱一味憂愧而已故人
宜規而頌雖佩愛予然非所望也毒熱可畏水鄉少過
從不妨賦詠於茂林修竹間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
是兩日竊計所得皆倍於我豈止歲月閒忙耶何時入

都尚圖晤語未閒保重不宣

彭澤周寧 朋來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啓去臘嘗辱書況既冗且病而走介又不待報遂成因循愧企常往來於心也暑雨不審履況何如有民有社足行所學令幸非淵明之時正當勵梁公事業耳長牋文采甚奇欽歎無已未由再晤萬萬保愛以俟識擢不宣

贑縣葉丞 才老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謹許可每書來道足下學問賢德累數十言雖未識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書況貳以長牋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況復何如次韻蒙求精切博洽非獨逺過李瀚如王令亦當敬避下風轉示朝士無不咨美今既版行自應與學者共之甚休甚休何時晤語謦發淺陋臨風悵望餘幾善愛不宣

邵武張簿蒙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辱三月所惠書喜承别後起居佳勝内之議論

外之方維見教諄諄累數千言連日披讀不能去手非以先東萊師友之誼今石湖甥甥之好其孰肯不鄙而教之如此之周也每惟叨諭過分心雖勞而力弗勝恐卒負士友所期望而益重風俗之弊是以朝夕羞愧未知所以自解徒有感刻不忘於中姑此道謝餘其加愛

成都路王鈐幹　聞禮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啟辱六月書況喜承幕府雍容坐嘯多祉某叨塵過分日切兢懼薦賢乃第一義其如孤跡不為衆論

所與王弱翁輩適以累之耳折估為六十州之害亦嘗深思救之之策粗得其說正緣獨力無助有唱莫應未容改為奈何左右雖職清事簡然協贊制闔其功非薄書期會可比但古今是非難信又接乎耳者止出乎士大夫之愛憎所謂民之真毀譽何由可聞更斬熟講此外萬萬保愛

南陵郭守堯　淳熙十四年

某悚息啟辱九月書且審履況多裕至慰補欠足彰敏

手亦有頑民妄狀陳訴刑部初擬送提刑司委官體究常諭以恐長小人之勢別令勘當然不可不大為之防蓋作邑誠未易耳豫章帖極佳匆匆姑此布復餘冀以時保愛

俞宰 庭椿　紹熙元年

某悚息啟去秋經從疊荷迂顧行色匆匆殊恨不款歸而杜門無從奉記方切傾嚮好音來暨喜承履況集福周禮六官譌誤每以為疑今讀復古編謂每官皆六十

釐正甚詳其論司徒尤善昔韓退之在西掖頗久而外集僅存崔羣除戶侍一制首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其末僅有撐才經賦一句唐戶部專掌財賦而退之自有先後之序殆與左右議論合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與此又世婦當為一官環人義不主圍皆前人未嘗及者開發多矣稍涼當以數語附其後目前非獨炎熱叵堪疲腹疾半月餘尚未全愈極為疲憊未暇致思也歐帖甚妙但治平四年三月兩詔乃神廟親札是歲正月英宗

已上仙未踰年故未改元宜亟正之恐摹印漸廣耳稍安別奉記條惟加愛不宣

十有四省去年字霸古𩲸字更無可疑唐君碑蓋何從得之便可添入跋語中

周行可 紹熙元年

某啓數勤迂顧得奉談笑極以慰幸即刻起居何如詩傳博取諸儒之說以合經旨用力至矣連日細讀開發為多佳篇長短句又皆規模前輩未嘗苟作既從于湖

又識南軒定自不凡也不腆酒饌聊代面晤餘冀保愛不宣

黃日新紹熙元年

某啟遠蒙相過寵惠長書極論師友之誼自非志勤學富孰能及此愧某無以稱也附圖通鑑韻語積二十餘年之力使千三百餘年治亂興衰聚於一編自博而約以便觀覽是書若成學者將願見而不可得乃反皇皇然預求當世名儒為序為跋以發揚之抑何謙也某老

諄廢學安敢輒附名諸公之後而誨諭諄勤當有以報
詳觀足下所次韻語自云以通鑑節要為主然後即史
以著其始末大槩為温公纂是書以廣帝學故其事備
其帙繁退而思與天下後世章布同之故舉其綱撮其
要其説美矣然今所謂自序者既有神考寵以冠序之
語又有退居獨樂園取舊編削繁蕪之文按公當裕陵
上賔之兩月即入為門下侍郎於時尚未用廟號也其
後拜相薨於位豈嘗再歸讀書堂耶若謂在元豐中居

洛時則初未奉諱安得謂之神考設使節要先成序文後作亦當略言其故奈何全不及之抵牾如此非文正親節甚明朱公元晦知而不言蓋期足下進於道而不在乎書也元晦又謂諸圖不可及自可孤行其待足下至矣它日成編敢不敬題其後匆匆奉此或未行尚圖面叙不宣

趙蕃 紹熈元年

某悚息啟辱書翰欣審別後履況集福某老病不才豈

能當藩翰之寄已力控免矣家兄封示近作歎服𤅤甚徐子筆力超邁一第何足取莫可勸其且留意舉業以紹世科然後竟此事否前輩雖歐陽公猶未免如此也陳明叔之子嘗薄周旋之屬兩月來瘡瘍為祟兩手猶甚執筆良艱占吏草草惟冀保愛不宣某悚息啟昌甫監廟從事鄉友

又

某悚息啟比覿因任之報方切贊善便中得首春華翰

喜承履候多福古詩愈竒緬懷劉張潘殊以悵然某强顔忽忽累月行當自弛歸理荒徑宅無足言長沙比極窘匱非到此不知向來從容之源流大抵各是趣了目前不恤後日其於甲令則有所不問某方反是遂費支吾深言又似拒四方之賔客因來諭略及之他日會面方可白也冬春大煖遂苦赤目全不能作字值爲守端便畧此占謝餘惟順令頤養不宣

太和趙守 師䕫　紹興二年

某悚息啟承近問欣審邑政已成履況集福紅藥名甌

併辱佳惠遂無頭慵舉眼懶開之歎何感如之徐明叔

篆深有騎省家法揭之縣宇可謂壯觀徐又嘗題臨江

之清江臺近歲張安國書而易之每為太息去年屬潘

守詢訪偶得之入石遂為江西二絕矣匆匆姑此叙謝

餘冀保愛以需識擢不宣

清湘相宰　炤

某悚息啟自頃復狀老病杜門無由嗣音方此馳企辱

惠間善審官況安適彭守深恤其去士大夫有意為民者多矣往往才力有限施設之際鮮如本指幸得此君又不能滿任造物殊難曉也承下車一考有半漕已薦聞行優獎擢所諭備悉偶倉臺書有見攻之嫌他處難及之恐會語涉商量耳高明能加亮否未由會晤臨風依向秋暑萬萬保嗇人還布復不宣

劉棠仲 贇 紹熙二年

某悚息稍聞起居何如朋酒聊助昆仲燕集才華敏妙

固不必乞巧也故事扇知是青氈舊物屢欲印去適九夏雨凉未果遣今雖清秋而酷暑異常輒往十柄或可用至八月耳他俟面承

彭清卿叔夏　紹熙五年

某頓首昨日荷垂顧經昔起居佳勝前屢得新詩固深歎服兹緣徙居蒙以百韻為貺學廣辭健步驟前哲非流輩所能髣髴愧不肖無以稱惟當逢人說項斯耳專此為謝不宣

開先師序 紹熙二年

某敬覆幸款言閒違傾企辱書欣審戒體輕安二頌句中有眼殊深歎服所愧老謬不足以當之耳前秋到山中頗惜瀑小今春雨雪有餘飛流濺沫極天下之壯觀徒形夢想而已石刻佳茗並荷垂寄川附子二十枚聊致藥籠笑留爲幸餘希保愛不宣

又

某拜手辱書喜承戒體清安坐夏今幾士想甚有學道

之人見性之說何不領畧此豈俗儒所能辨乎殷記巳
収張無盡大悟大徹縱横妙用何可當如某不過排比
紙上語有何見解幸頼濡頒華翰以傳耳安樂茶百缶
分餉至感南安焦溪及此閒傳擔各二十餅既是熟茶
多啜無害也怱怱姑此布復餘希為衆加愛不宣

又

某拜手違辱書翰欣審戒體清安示諭去住任緣期於
無愧未嘗介懷此正平日用工夫處今乃得力甚善實

岩雖愧之傾不妨結緣如在圓通時也某自閒退不敢
先發時官書有來即答之耳安樂茶荷分貺閩乳十斤
謾往餘希厚愛不宣
無錫吳寧 獵
某悚息啟睽異歲月浩然每懷劇談輒以悵望雙緘遠
暨喜承游刃恢然官況安適某老病不才自合退休聖
恩洊至誼難固避揭來士鄉想欽夫之餘風思文潛之
遺事既不容復見矣庶幾賢者可以晤語則又遊宦他

邦無由款承此情怏怏可想而知也長牋辭意高妙當珍藏以為永好屬禱雨未應憂愧中略此叙謝餘惟為遂業珍愛即俟晉用不宣

又　紹熙五年春

某悚息拜啓別日滋久傾企良深音驛不能頻致更以為愧春元甫届緬惟道與時亨倍擁如川之祉某以良殘理繁劇可謂不自量而强所短豈料幸逃殿罰俯仰三臘徼諸賢有以掩覆之何以及此今蒙上恩徙鎮藉

此且為歸計安敢希晝綉之榮耶辭廟二文頗述鄙意別紙録去煩呈似南强平父也馮教授舉狀並成而職司未入手乃公廷勞以為言不敢效近世姑用虛言塞責詳具南强書中更望相與實圖利之旅瑣遣記草草餘惟為遠業珍厚以俟晉還道大䄂詩送別深以為感不宣

湘陰林宰 采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辱惠問書審官況安適湛氏自貽伊戚初緩

而後急者亦隨其理勢何容心焉過煩道謝秖以為愧民治固願從簡但彼或無辜拘繫之類至今親戚有辭安得不下縣取索蓋當官能平氣盡心者寡矣若州郡便追人相擾則是據信偏辭不過具因依催結絕無謂移送十無一二況諸司日日打駡州府豈敢必其無辭耶内有果是無理邑中明與辨析差人解州當加懲革窮治以警妄訴庶幾兩得未審雅意如何治盜方欲奉聞見此商議不知移寨還舊處已了畢否匆匆姑此布

復餘希厚愛不宣

又 紹熈三年閏三月

某悚息啟比辛晤言既别傾向承恵問喜審官況寧嘉冬春少雨今歲十二龍治水人皆以為憂所禱未應勢有可慮有合措置事件十萬先為之備陂渠雖修若無儲蓄猶不修也其他非書所能盡者更願介念節次垂報魏巡檢無狀本欲對移為要令就任内移寨仍舊故且少緩若有支費當為理折幸同所委官亟圖之㬥家

闕修釘木植亦然結絶民訟已悉餘冀保愛不宣

安化徐守華國

某悚息啟比幸晤言既别傾企辱雙緘盛禮嘉承涓吉視篆坐膺丕祉邑僻人頑想倍費料理然豈弟之政自足化民成俗殆未可以他吏期也某衰老備員待諸邑曲盡其至近頗以寛縱相玩或符移不報或飲宴廢事此雖深當自咎然至於誤事則未免差人稍加督責況新漕風采聳聞尤不可忽惟賢者能亮誠意乃敢言餘

無保愛有可垂諭毋惜片紙以告不宣

孟陽茍宰 洪 紹熙三年春

某怏息啟洊勤惠問喜審履況安裕清修寺詩荷介念

石不必移只留寺中為佳財賦方委官下諸縣刻刷若

責治以時催趂則可免其一行彼此之幸也如强竊盜

須督巡尉嚴行捕治聞管下多有隱而不言者耳匆匆

姑此布復餘冀珍愛不宣

醴陵謝宰 嗎

某悚息啟辱示翰喜審奉親治民履況集福某蒙復職方此控辭首柱長牋弟深愧感百里甚勞區處緣諸邑財賦欠多州家之用而朝會又不以時報已差王簿督責蓋非得已若治境能無逋欠使所差官免勤館人亦彼此之利也餘冀保頤以需求遲不宣

攸縣歐陽尉 巖起

某悚息啟比勤寵顧幸得款承别後方切傾向辱書喜承官況清適爵里狀備悉邑境盜有未獲者切煩加意

捕治至祝忽忽姑此布復餘冀厚愛不宣

知縣相會煩致意攸溪文已收科義來擾人略不來

商量何也主簿所示坊場事其利害曉然須俟新宰

至議之

臨武林宰 寶儉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洊勤惠問喜審官況寧嘉財賦匱乏所在皆

然樽節外別無説也兼兵須從太守保明乃可施行彈

壓緝捕不知共幾人頌先開具數及補授年月所居鄉

分一一垂諭當斟酌行下土軍何不稟白州郡既衣粮在邑中支請豈容强狠難制也悤悤姑此布復餘冀厚愛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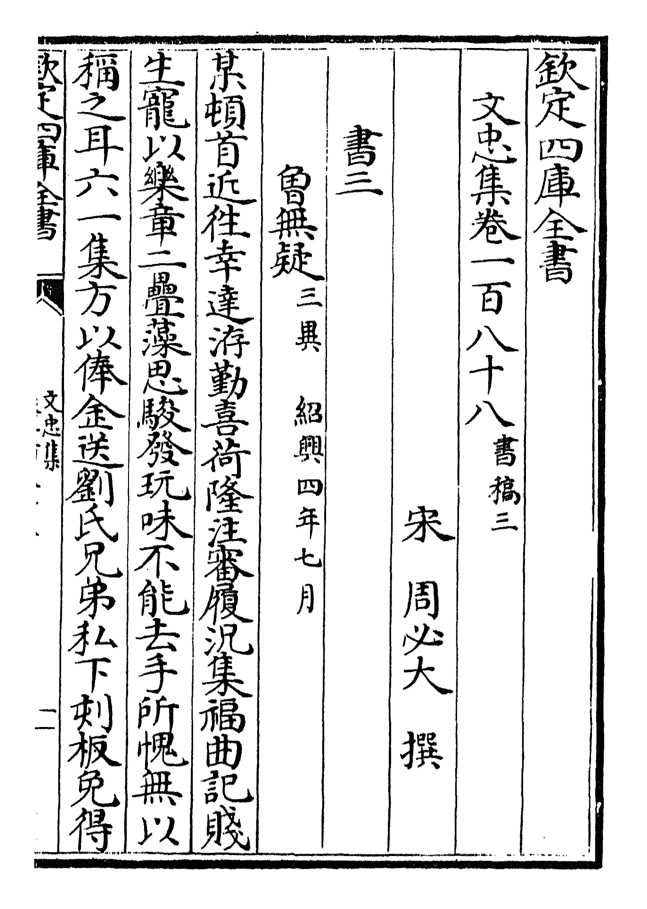
東安柳宰林　紹熙三年

某悚息比復書幸達兹沐嗣問喜審已遂洗印起居集福邑中屢經回禄其何以堪比憲車云嘗撥漕司錢米相助太守亦賢仁凡百必不掣善書之肘也張憲二書已收餘冀珍愛以需考績不宣

趙葳 紹熙三年

某悚息啟辱去臘書翰喜承履況集福令兄再得祠可喜一書幸呈似邑宰書中已及昆仲依芘之意矣十月以後月給三十千并蘇合香元一兩並封去雖藥物之類皆以俸為之帥司本州月文供給添給凡萬緡更無毫髮贏餘窘迫殊可笑也偶赤目為祟不及親染惟幾厚愛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七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八　書稾三

宋　周必大　撰

書三

曾無疑 三異　紹興四年七月

某頓首近往幸達洊勤喜荷隆注審履况集福曲記賤生寵以樂章二疊藻思駿發玩味不能去手所愧無以稱之耳六一集方以俸金送劉氏兄弟私下刻板免得

宫中摄人編年自當附入蒙索元稿謹封納是正畢却幸垂教頁旱湖湘亦然老病丐去未遂極費支吾也修城事無逸亦問及嘗縷縷寫去通天下郡邑何處無郛郭此間斷缺二百餘處存者草木叢生根株盤互四出日就摧毁再三籌度約費十數萬緡可以補治初與豐漕議藉彼嚴重辦集且免本州侵移之嫌豐漕欣然謂允當敢有請及命下而士人及好閒議論者怵以日給當厚廣裒當削又欲大為濠壍拆毁附近居民而不知

軍中役兵自有常例縮而小之為備禦計則雖數十萬兵豈能周徧内地非邊防亦安用如此擾擾皆與本謀相違非口舌能勝遂綏其役以避九良星者今一面聚集磚灰以待後人不必遠求只是廬陵宜春亦有城否禁軍可防守否近世士大夫不問事之本末動輒云云所以自為謀者一切無所規畫聽其自然盖避此也如何如何餘冀保安臨風思企

又嘉泰二年

某前奉記甚減裂辱教勤懇喜承履況集福饑民遂食雖無能為亦是鄉居之擾今當定矣傳啟已收毛拔萃文侯全編至寬限題數語蓋素無七步之才今老邁豈復事筆研耶均是出身進士為重尚與制科遷轉不同況諸科丹官制舊典未甞詳攷沿革止採說安可全憑來諭得其大概矣唐制文散官甚多如每品必分上下階入品上階既有給事郎下階又有徵事郎皆文散官也本朝已從簡略徵況犯諱故存給事郎後遂改承事

之類矣怱怱姑此布謝餘幾加愛

又嘉泰三年

某昨答簡燈下目昏不暇詳悉來諭禮惟繫牲乃可言碑此特一端禮記又云公室視豐碑注疏極詳謂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若穿竅其上安能縋以下墉偶與繫牲之狀同耳按許氏說文碑豎石也然則凡豎石刻文皆謂之碑自漢已然如韓愈平淮西碑之類是也特不當泥古鑿竅於平地之碑耳至如浯溪刻頌亦在石崖

恐難便謂黄張之訛也所謂誌墓比干用銅其來遠矣後世人力既不能辦亦無良冶或以木代或以甎為之葢漢甎甚堅不減於石如銅雀之瓦尚可作研況甎乎後世人謀益深甎又不堅始代以石愈久愈簡便也深慮前説浸傳輒述愚慮未敢以為當也圖志且望介念

手凍草草

寧遠徐守　甲己　紹興四年

某悚息啟一陽來復緬惟宜民受祉長牋多幅深荷勤

至弟切愧頌諭及佐官曲折巳悉前日唐宰人頗稱屈也鍾乳花木遠方所闕宜留散施隨行自有之不敢虛占金橘閩地頭亦難得此等亦足啟窺伺之口欲封回恐損壞巳令公庫支十千付來人分遺同僚矣作縣大難謹之又謹乃無後患泰一日雅啟不盡情外臺想自通書餘與珍愛不宣

常德傳推官 庸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啟比幸再晤既別傾企辱書欣審善達官所侍

履多福湖北仕宦比湖南差冷落却事簡可喜若論人
煙則過桃源入辰陽路更不堪開眼也某念歸久矣蒙
恩徙鎮姑蘇藉是歸舊地以養衰疾即遂引道隆寒喜於
挾纊也别紙所諭有少曲折勢未容及且納一書道才
美耳雖處囊中鶴在雞羣何患不已知也餘惟厚愛不
宣

曹檢法彦約 紹熙四年

某頓首辱示翰喜承履況集福暫遊蓮幕足攄素藴諸

臺皆推重而未有以相成共深太息某向者一見灼知
遠器初未詳泳翁乃果卿也今讀盡心堂賦非特知辭
采高妙其及漢唐本末用意尤遠倍深降歎某已辦歸
計畧此奉酬餘續馳布近書坊刻玉堂雜記漫往一觀
別有兩本煩納二使者緣目痛凴書不得已怱怱不宣

項平甫 正字 紹熙四年

某悚息啟叠辱書翰亦頻奉記顧豈若向來欵承之為
樂也邇日履況何如登瀛浸久請貫必有新功但深企

羨某病目益甚全不能作字日俟祠報想在道矣秦篇謹讀數過意婉義深學廣文贍歎服不已眷聚在此甚安先為修方總坐船支錢百三千九十米十石為荆南往復之費偶得尊君書却令徑過武昌仍差人護送過湖而自以小舟往相就順流同下仍俟彼起發走介再來方可離岍自當一一奉承惟是人歸日泝流費夥非特州郡目前窘乏那融未得兼緣總管路鈐輩向開此例今不可止將來芹泮定是攀援遂成此例册莫若就

冊中尋士大夫來此赴任者就今乘坐以來庶幾支給有辭已給引明言之想喻此意不然漕司亦須相助他時貼支亦不多矣欲去猶爲後慮迂拙皆此類也占吏草草惟爲時珍重不宣

饒椽事依部符申省照會而已却聞批下刑部勘會鄭丈侍郎既是鄉人必可一言或恐不相照應耳某與鄭丈厚正以目痛未能作書也

又 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啟賀州劉教授方附到去秋書翰亦足為慰即日不審履候何如校讎高選又兼史事足展閎蘊丁懔忠文字想已投下只恐某休官遂請未及放散亦足表區區之意也右相近有劄子頗訝久無一字向來作郡每遇二府除拜不敢不通書蓋藩侯體當如此今閒居豈應姓名至東閣今諸府皆然不獨相府又鄉曲相識知諸公皆舊交爭來覓書一切告以未嘗通問請從門司詢訪然後稍定豈敢有短垣而自踰之耶若掛冠後

却當遣書斜謝此則前輩例也天官侍郎亦告及此意其它未暇及只是欲從汪季路借六一集跋中卷甚切季路性緩又有不肯借書之癖望吾友雇人就抄一本速附示厥直當奉還得此則歐集可成編至祝至祝餘冀為遠業珍厚庭闈壽祉駢臻眷集均慶不宣

陳同甫 亮　紹熙四年夏

某悚息啟兩辱書誨深佩至意邇來履況復何如天生名世之才決不徒然特成就有遲速耳廷對必在嵬甲

日俟吉語豈索薇想不翅如已得因會煩致意某兩月來眼力頓之全不能作字比控辭請討有成命雖欲附一書力未能也比緣此中好事者收拾語言妄想鬬𠞰尋聞釋然矣馬察推極可喜同僚之誼至厚莫究所懷惟為時自重

龔編修　顧正　紹熙四年

某悚息比方遣記茲辱誨筆喜承起居集福石湖身後賴左右調護得歲前夫婦合塟於祖塋之側為惠大矣

其宅在後之人也況刻以平生交分誼不當辭況大手

筆編次有法不過為之節文申以銘詩耳但某自去年

腹疾為祟迄今尚未全愈適此改移冒大雪挈老幼陸

歸以俟祠報勞頓殊不能支須還家休養身心稍俟春

暖即下筆既不及葬期不必較此所遣介告歸略此為

報幸悟至忠及二孤也所代遺表尤粲然盡惻怛之誠

海鹽龍祠碑尤高古可法播梓杜舉箴及三贊皆措意

深遠辭與事稱寘之前輩文集亦復何愧天日清明殆

有神助云旅舍扶憊作此莫究所懷到廬陵稍定專附狀餘惟順令珍愛

羅次召克宣 紹興五年

某頓首前荷攜文相過連日快讀如身在康廬而目擊鬱孤也遷居冗擾未暇求欵又沐二詩為蝸舍之光自當壓到劉白何止能賦短章而已怱怱叙謝不謹

又 慶元元年

某頓首辱示翰欣審體力清安魏花乃相識送來適上

已清明同日遂與坐客同賦豈復成語四詩絶妙信拋磚可引玉也荒園數種正開老病不能伴客或與相識凌晨來寓目却無相妨留下兩軸復納去與吾友初無不周何為偏呈知已聊發一笑

又慶元五年

隆暑不可當老病尤非所宜向日承示雜著二十四篇寘之案上朝夕披誦賴以蠲疴今又得長篇眞濯清風也啟行定在幾日臨期訪别勉强以出先此為謝

桃源李宰汝工　紹熙五年

某悚息啟辱惠問喜審辦嚴餘暇起居佳勝誣吏何日到桃源風物甚美然地大事繁州郡督迫必峻遠接或有雇夫錢銀之類切不可支用分文此第一義也諸司雖或相識最緊是憲守其它稍遠自不必通姓名聞太守公文字回避憲車兩公性皆高强理固應爾吾友到官看彼事體如何一兩月後專人垂報臨時商量若預發書必致疑相怪非徒無益為左右謀甚忠又策之頗

審非惜片紙也鑾坡既定陳倉必赴夔路未知新倉除誰也度關銘想非偽當寶藏之蓬萊香十兩聊表意餘惟遂業加愛眷集均慶不宣

程倅準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拜啟尉禮如右邇日凝寒緬惟孝履支持先尚書與學碩才獨步當世雖登八座未究素藴引年而歸公論翕然謂當享百年之期主盟斯文奄爾淪謝士大夫無不嗟惜況契愛至厚者乎今年來夢相見甚頻雖出慕

仰亦由尚書將遂仙去故為是神交耶臨風倍切悲悵

屬杜門人事盡廢尚稽致唁忽得令姪宣教書悲駭無

已浙兵不慣遠涉在道頗久立便要歸未能辦微禮私

居又重於借急促尚圖後信餘惟節哀自重不宣

孫彦撝謙益　紹熙五年六月

某頓首前奉記納六一集必遂關徹毒暑不審尊履比

何如曾無疑送別集目録來共三冊并移改手書五卷

丁朝佐劄子一幅並納呈幸仔細點勘疾速送示恐未

能併了遂旋發來如何事戒因循且望加念仍令小史牢固緘貼恐有遺失也病軀殊不能支占敘草草惟冀珍愛不宣

又 紹熙五年

某拜啟秋冷不審履況何如六一集并總目何為許久未蒙封示乃如年譜皆說六一先生是景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丙辰生前日搜訪得於役志一卷乃是自館閣貶夷陵時再行日記止到公安其間於六月二十一

日說予生日為壽尋取真宗實録及長編再三契勘果是丙辰乃六月二十一日得戊申月節氣然則諸家考證容或未詳校書如拂塵一重了又一重非虚語也河東河北兩路奉使奏稿約四萬字徧問相尋求未得因繙故書却自有善本當併刊刻今汲汲欲得總目及諸集排比庶免因循何乃遲遲如此不免專懇邑令借人齎來勿留滯幸甚他未暇及惟幾保愛不宣

又慶元元年十月

某拜啓存勤恵翰欣審履況集福前方遣記而來示随至向日所校歐文皆檢尋在此他日拜納年譜之類因便且望付還至祝至祝十七歲雜犯落解之後凡三舉到省是時間歲科場契勘登第之年正合此乃公答荆南樂秀才書自說者謂如胥學士一啓是代曾為司理參軍之人前後只作公自用偶因病起細加考證方知曲折其表奏四六排比極整齊他日吾兒見之必以為然河東奏事録已刻成見開河北者其餘接續理會盖

逐一字皆經眼每一篇必經手又匹人不多所以費日聊為消閒之具所恨吾兄在遠不得一一求教耳趙寀已自答書餘惟善愛以綏壽嘏不宣

龍泉王琳　紹熙五年四月

某啟承荷訪別移刻起居佳勝白兔古賦所謂體物瀏亮者有如抱負奇偉固嘗賓於王矣遭時明昌尚何羨於斯類勉旃可也示及答先德別紙前五幅亡弟户曹代作後四幅筆吏劉賢書回首垂三十年真若隔世

感嘆無已專奉手啟為謝不宣

福嚴道聲紹熙五年秋

某啟比勤逺餞至感恵問審承戒體輕安生朝荷垂記適重華上仙痛心疾首豈講禮之時經疏香燭復以付來介想能加亮四衆雲集自他俱利架石導水宛有廬山氣象何由一奉談麈馳情而已宣老且在寺中杏餘惟厚愛不宣

又慶元四年七月

某啓久不聞問每勤依嚮特沐好音欣審四大輕安上刹冠於嶽山自非福惠兩足安能久居而無魔擾王樞相所謂於藍者信矣惠及疏燭香茶並領遠意極深感悚松花三十朶枝杖糖霜八斤聊以持贈并活血丹甚濟用蓋小民要者多耳餘惟以時自厚不宣

又　慶元六年三月

某拜手得閏月書喜承戒體輕安九年演法自他俱利所諭巳悉時節因緣要須啐啄相應非偶然也餘希為

衆自愛不宣

仰山紹南 紹熙五年十二月

某啟别後方切思企辱書喜承四大輕安入院無魔福緣響合向來妄傳如湯沃雪矣比來人户窮乏少得檀施用度更宜樽節若放手則須取債未免費力此僧俗所同也茶筍荷寄貺復有餘白臼燭二十條表意笑留爲幸餘希善愛不宣

又 慶元六年夏

某拜手辱書喜承戒體清安一病兩月尚未清快項相姑俟他日題數語也南華棟宇大非昔比向來至肩與祖師來贛求化窮陋可知力辭其行甚善青原亦未必肯往也惠茗至感枝杖糖霜十條聊以伴書餘惟為衆加愛不宣

又　嘉泰二年冬

某拜手承惠問喜審戒體清安衲子雲集闡揚宗風甚善甚善佛照得十一月手書寄扇面字畫清勁可喜彼

若歲前遣人往千萬令來取書不然自尋便也竹萌茶栗遠勤寵貺至感顧柿百枝白糖四角聊以持涗餘冀以時珍壽副四衆之望不宣

永豐汪宰文振 慶元元年十一月

某頓首比幸晤言既别傾企而初奉手教喜承官況安適作邑匪易上下共知惟學道愛人知君子於不得已之中存心忠厚隨事致思其功必倍於衆此固左右所長而士譽所歸者更幾不倦以需其成幸甚示及三記

六十餘詩大槩文從字順理暢辭達玩味殆不容釋何文星常聚黙歛之分也某老且病已上章納禄他無足言春元宻邇願言保愛以對泰内不宣

陳梅州自修慶元二年春

某悚息拜啓自頃復狀老病支離且無從訪便浸鈌嗣音如此傾向何新春恭惟臺候萬福二千石足以行志想閫境受賜不淺矣君舉交游三十年心實敬愛不少忘中間為長沙舊僚及一二唇吻之士妄想鬬諜左右

所深知因嘗為解釋矣近中司論渠尚有今識其人之語無乃復致疑乎向正謂減上三等户折米錢二萬緡致官員月俸欠闕兩月激賞庫捐榜口酒錢八千緡帥司官供給無所從出以是指同僚獻利害者君舉何異焉此外固無毫厘差失而某亦無半言相誣不料好事者釀成口實慚懼無地因書幸為及此葢目擊與耳剽虛實自不同耳未由款晤臨風增情願加保愛別俟召用不宣

寧都傅宰夢泉　慶元二年

某頓首別後音驛雖疎每極懷想往見執事恢宏寛簡固知為世偉人未審屈臨一邑為政何如凡士夫自贛來輒詢動静皆云平易近民事亦辦治屏棄拘攣易縣門而正之然後知儒術果非迂而斯民果可服足以塞俗吏之口増吾黨之氣方欲奉記道懽欣之意便中先勤恵問所謂鄧君尚留外邑未來也邇日春暄想惟宮況益佳眷聚均吉某平生忝冒年至病侵始掛衣冠何

足以為高三復來諭汗顔不已金精勝境舊嘗一遊安得陪笑語於間臨風重以悵悵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呂子約寺丞慶元二年十月

某拜啟臨江轉致九月三日書不勝感謝不聞問復月餘想惟德履超勝令似痁疾必已無事賢閤安人少瞧必是多慮會稽曲折豈應知也某老病杜門交游殊稀葢季章痔未全愈耳今秋渴雨芙蓉大段稀疎小車按行之樂亦豈易得耶汪時法計時通問錢文季寓金華

縣候來春班注邑可謂良圖近附倉司便遣報因書試詢達否劉公度得耿漕文字申明諸曹改官張帥語客云爾未知果何如考亭間得書孜孜范碑殊可敬嘆然亦有疑慶歷諸賢黑白太明致此紛紜六一壯年氣盛切於愛士不知文靖渾涵精深期於成務未免責備正獻兄弟方含章不耀人所未知故語言多失中後來大段自悔所謂君子之過不必曲為說道理如仁宗實録皆經名公筆削仍親聞當時議論其於西事本末略不

及二公意亦可想今觀自巳道云學道三十餘年却似
後學說話至以忠宣比堯朱亦大過本朝諸公心平如
忠宣者幾希設有眞蹟尚未敢必況居仁所傳耶張續
帖在誰家如修性多病之句良可疑殊不喜居京亦非
六一語蘇明允帖若果有之則黃門龍川志說碑處自
當具言何必引張安道為證也陳無巳談叢尤乖踈如
說韋瀘淵謂兠公不容章聖起還内徑自御坐登車是
何識見故說文正過文靖一段絶鄙野今於集本並列

衆論以俟識者蓋小說極難信其來相告有好惡有差悞秉筆則當決擇耳鄙意如此未知當否更望批誨以代劘談餘惟厚愛不宣

汪季路司業 慶元二年十二月

某悚息拜啟比奉狀後數遇的便每欲辭記竊意左右日奉親懽沉酣典籍不欲弊精神於無益之書輒不敢復作令親贍軍至既辱誨答又得熟詢動静喜可知也冬序温和恭惟臺候曼福申命祠庭可占朝廷待遇之

意又聞卜居已定殊爲賛喜某踰七望八頓覺衰疲最
是耳聵足弱尤妨事他無足云所諭六一集中有疑及
校以碑刻他書茍可見教悉望付示惟呂范一節朱元
晦呂子約屢以爲言終不敢曲從者亦豈無說歷觀近
代用心平直如忠宣公可一一數決不違父志强削誌
文又本朝正史惟兩朝多出名公之手最爲可信是時
呂氏子弟顯用於朝者多而於呂范列傳並無一言及
此却於孫威敏傳中備載詆呂之疏他傳多有之只如

歐公上書攻呂不應遣富文忠公使金詳見東坡所作神道碑書令不傳某初以為過何者了國之事富誠堪其任何為不應不然須用不了事之人此未足病呂至於不使富公知國書意至煩發緘歸換是何用心推是以觀於范公何有哉呂居仁傳歐公自誌再三誌子約實無親筆縱有亦是歐公自悔前疏太過欲自解於正獻兄弟不須憑也在政府試言者豈止營屋一端要是責人責己自分兩塗若能合此則為聖為大賢豈細事哉從諫名書既

泛言章疏何必因一二公遂匿其書也往侍端明尚書嘗見晏元獻與呂帖痛詆歐公以解呂之怒晏非眞罵乃呂深怒欲為調護不知此帖尚在否當時大率類此可以意度子約已傳歐公與蘇明允一帖尤偽蓋明允初得歐公寄范碑已論此事嘗贊其用心廣大豈待後來黃門龍川志記此甚詳殊不及也陳無已談叢多失輕信頗類齊東野人語今范集載祭呂文自是先得遺書乃用州郡禮致祭初無感激自悔之辭但考兩朝史

諸臣傳則未嘗交驩各為國事忠宣必得於過庭豈忍誣其先人自墮不孝之域乎縱筆及此以代面晤餘惟以時自愛不宣

某悚息拜問國太夫人壽祉增崇今次慶禮曾加封否奉安輿還新第何樂如之眷集上下均慶令子昆仲未果別啟小兒待贛闕已過望矣闕内禪碑并及淳熙御書各納二本内制偶為太和士人傳得院吏所錄要刊刻俟成當納呈其他自知不成語未嘗收拾也有所需

勿外

張嗣留留父慶元二年春

某頓首啓一別六年懷企不置遒忽辱書翰喜承履況集福頃得新詩許與過當每切愧感所示舊著自投楊誠齋至送郭敬夫凡六十九篇宫商相宣辭意俱高珍藏篋笥時一展玩且逢人說項斯已而汨汨度日失於馳問令知從同叔於吴門賔主之勝山川之美恨無由奉陪笑語臨風倍極黯然許青陽止此可惜其子頗衆能

亢宗否向暄萬萬保愛目疾奉記草草不宣

劉伯深江　慶元二年

某頓首辱示翰欣審文履清康報徳堂小詩殊不成語表而出之祇切赧顔軸子别寫去但安福刻字全失真如近日橋記李登仕詩之類皆然昨日陳太和誠之摹皀容來其刻字却可觀謾往一本可見也鑾坡紀録又勤送示至感匠人却勝城中者今有玉藥辨證就煩一手雕刻蓋相識多來求本耳桂山心地如佛菩薩惜乎

書尺禮數不為垂後計未敢題姓名恐識者以為非他
文則可想喻此意人還匆匆占報并有拂手香佩之屬
共三事謾致後房餘惟善愛不宣

永新張寺丞大正慶元三年

某頓首辱書喜承起居集福邑無大小其難等耳易地
未必諧就如雅意徒有往復之勞謂宜暫束二傳於高
閣姑悉力以治民事凡百虛心應之使寬嚴適中縱有
扞格處更且隱忍美成在久會當鑄頑成仁也楚辭考

已快讀上卷辭意深遠晞蹤古人朱趙二子文筆自可喜何必他求落英舊嘗因爾雅謂俶載權輿落皆訓初遂比訪予落止楚子落章華臺之類疑為初英今左右連墜露而喻憔悴則與華落色衰桑之未落不殖將落之義相應其理自長近有臨汝薛慈儉云屈子拳拳宗國至以身殉豈肯反取伍子胥之讎人今觀所引五子失家巷事謂班固改易前疑則薛言殆有證矣其謂傷往日悲回風二篇復如何併本去顧闇折衷至如名平

字原之訓釋子椒子蘭之比興分析其章辨明九數不襲不鑿自成一家往往究王逸之遺餘發靈均之秘奥諒非神交千古豈易及此然且槩以中道歎多言之數窮又云漢志直曰賦二十五篇後人乃僭名為經曰章句曰傳皆非是未嘗執一偏之見而曲為之說用心可謂公矣所著音義雖亡尚可省記而補之否某老病不能出一語少贊盛美姑以手書道謝餘惟為民自厚不宣

新湖北徐宰幹浩　慶元三年

某頓首居幸鄰州聞處名之日舊矣知與元晦君舉從之茂獻諸公游固宜尚友前哲笑視老詩雖欲強附所不敢豈圖高誼先枉手書重以雜著數十篇論事之高遠發策之精詳表啟之得體詩詞之中律譬如奇材異寶森列横布反覆誦味拱揖不暇至於唐論五篇探端知緒深切著明尤得作者關鍵而非尋常文人才士所能及也則雖未識風度而所謂看書道眼驚坐英談已

在不肖耳目中矣方當執熱頓濯清風其快孰禦哉屬病倦强投筆為謝不審履況何如尚阻晤語萬萬保愛不宣

晁子與慶元三年

某拜啟問違歲月崢嶸仰德為勞書翰遠臨歷歷記舊事殊不類踰八望九之人知壽祿綿延未艾也感荷以還欣審履況集福精於調攝又傳文元之心要此固某所敬畏願請教而未遂者反蒙垂記賤生惠以三詩筆

力乃學道之餘事施諸不肖則過矣某後一星終而生正坐叨竊過當日弊精神於無用心悸足弱目昏耳聵往者不可追來日復不知自勉視吾兄賢愚相萬也東里夢寐所不到三復來示又以太息餘惟順令頤養追配喬松不宣

某上問眷集均慶元歸省未果專狀小兒幸依仁人有以教督之良幸羣從文采交映南渡以來鮮有故家文獻相承如盛族者欽羨元默想常通書求薦難於登天

深恨不能力也有委勿外

臨川葉季興慶元三年

某頓首辱十月二十八日書論天人之至理明學問之大端申以二詩意深辭古自非識度高明蘊蓄閎富安能及此竊窺雅度必欲與前哲並驅爭驁豈但與近世文人才士相為雄長而已惟是自處太謙施之不肖者太過愧無以稱也邇日凝寒履況何似向於小兒處得賛譚一編熟讀累累篇篇敬服如謂武王樂舞孔子明

知之晏嬰近謏孟子畀之莊列異端差自毫釐周漢遷都規模整暇呂后稱制之由東晉機會之失景帝深刻尚知文帝之寬厚德宗昏庸猶習太宗之納諫申屠嘉未為不學李勣譎不可掩譬之形過水鏡妍醜畢見物遇權衡輕重無差此貫穿古今審思力究之功也至於明言形勢不如德之所出足以彰博學收人才於科舉之外足以觀議論所恨相望數百里老病無由面承緒言大啟疑蔽臨筆惟切馳企謹謝布保愛不宣

撫州張琚慶元四年四月

某頓首前歲冬嚴仲和過此適曾祖母忌辰初不知從者偕來茲承示翰感愧無已夏清和喜承履況集福長書詞義高古甚非所稱借喻爽槎抑何謙也詩文二百一篇又雜著五首附別卷連日快讀如游清都夜光亂采照耀銀海徐而審觀則意之所至言必隨之種學績文夫豈一日之功凡前輩鉅公及近時名士班班見於卷中則足下平昔博約固有自來通鑑遺說戰國策雜

論發明昔人所未及尤有益於後生何時得奉談笑聞所未聞臨筆馳企謹奉此為謝向暑保重不宣

廬陵黄同慶元四年

某頓首昨荷垂顧即惟文履清勝示及詩書詳說緣卷帙稍多老眼昏花繙閲費日茲方能竟大抵漢儒訓傳皆有傳授語雖簡而意則長至近世諸公講論益詳往往發明聖人之道其有補於學者甚大然譬之海焉愈測愈深亦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已

今足下二經既不背先儒之言又能參以衆說其用力勤其存心善持此誨人足以袪未達施諸決科直反掌之易耳元本奉還略此為謝不宣

劉三退 慶元五年

某頓首啓勤寵顧惠以長牋及和陵陽二詩歎服無斁丁未歲惡札讀之汗顏當時不能為地今復何云相國帖幸得三復昔者周旋如此今兹豈止老商之恥而已昭州歐陽簽判昨日攜冬官書來輒以回字浼從人有

如令子涵養一紀決登高第鄉里自有李賓之郭敬叔近事作繼何必他求不宣

管球慶元五年二月

某頓首適勤訪別至感移刻起居何如長書四詩三復欽歎令祖朝奉躬有賢德克備五福子孫衆多親朋徧於鄉閭無故八年未葬其說安在足下切切以貧為言當折衷於禮經夫子不云乎稱家之有亡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既以是告子游

矣子路又問傷哉貧也死無以為禮復告以稱其財之謂禮今捨此不圖於親且舊之間而望郭元振范忠宣於他鄉不亦過乎老病無緣留款十千聊助旅費餘希善愛不宣

萬邁子德 慶元五年

某頓首叠勤相過至感春和起居佳勝平園賦願席之正憎几之曲履道之直取屨之方其於治己絜矩已得其要然後馳騁歷代周游四方及乎一鄉之中凡措意

遣詞悉有條理而又協韻在助語之上合於律度傳言登高能賦可為大夫進而不已一第直相恩爾雖然既為僕設未免溢美將出以示人恐貽子虛亡是公言過其實之誚抑而弗揚則擲地為金聲無自而發二者未知所處足下其重教之不宣

王十朋 慶元五年三月

某頓首疊勤寵訪病倦不能延款春暄想惟旅食佳勝寵示長牋及北遊古律詩賦一編文從字順有意前修

體物叙事略無滯澁之態自非學殖富筆力高安能至是宜乎艮齋誠齋稱道於前四方士大夫交譽於後若僕者老退明農舊學荒廢既無萬間可以庇子之貧又無一字可以揚子之善惟愧且感不知所云謹謝不宣

曾無愧 慶元六年

某拜啟比荷垂顧以能教不能迄今有味感作也別後未果奉記辱書奉喜承履況清安某今年五月四日火星入限與當生月孛相值對照命宮往來留逆歲莫乃

退每以為懼是日遂覺感冒畏風伏枕何其神也諭及切利之説出洪覺範高僧傳臨川有本近太和刻墨池閣記謾納二本其一頌送無疑屬病中占吏草草餘惟珍愛不宣

江州趙倅彦𢢿 慶元六年夏

某拜啟比以書附譚司理人何為未達茲辱翰示欣審臺候集福禱雨喜遂感應不後時否忠節録幸得拭目但愧序文不稱耳告詞何故於具位姓名之下添制曰

二字莫是當時告院吏人差悞或日曆所書如此耶即印當時真本又不應爾要當除去為佳某自端五後抱病迄今未全愈占復草帥所幾為時珍愛佇膺環召不宣

太和卓宰洵慶元六年

某拜啟霜寒恭惟政成倈代尊候萬福冰霜神道碑久已相諾只候從者入城面納今新宰既到不免扶病類次但行狀中前後除授多無年月如任禮侍同知貢舉

乃淳熙八年某在楊前進呈尚記曲折今行狀卻與權吏書並作十一年皆差三年又恐老誇所記不審未知有鄭丈腳色否然此事鄭丈出守在十年二月契勘得却子細謂如自權檢正移大理今直書曲折湖南憲避諫官豈非林居仁乎漕是司馬否今皆潛其姓名矣歲月則不可無辱常憚於執筆正為不敢鹵莽耳餘巽保受即對召擢不宣

汪提幹端中　嘉泰元年

某拜啟天氣漸熱恭惟執喪盡禮休力支裕某從南豊令親處傳尚書劉翰嘗丁寧遇便相報欲致酬荅繼傳遺表已上不勝悲駭去夏臥病涉秋平地一跌幾至委頓歲莫乃甦方圖訪便致唁而專介寵況翰墨三復感懐重以怍慙尚書厚德真才雖高遐壽士論猶恨不大用且百年也發揚潛德義不容辭恨衰病非兩年前比文思益落又方貶秩正此省徑全不成語姑用翰林所書行寔及參以別册綴緝納上龍曾事某固身受其害

然不欲書者投鼠忌器蓋有深意不然明主用人豈渠
輩所能與乎惡札不敢辭正恐尚有合商量處且未知
石大小須俟來命若篆額則如陳紫薇茲可就委只欲
知借誰細楷然後併寫道遠不煩專介只送臨安舊吏
秘書省雜務張成忠思恭常有便介頗速也餘冀自重
不宣

余知縣嘉泰元年

某頓首啟尉禮如右霜冷緬惟孝履支持先丞相盛德

傒望中外皆期再相起鎮乃其漸也不謂遂棄斯世殄
瘁之悲士大夫所同某比收道中所答鈞翰方俟開藩
嗣布區區則已無及追惟淳熙同朝之好恨恨可知適
㐮病間退無人可以探伺不獲一走宜春臨江之間迎
候池晏慚恨無已今遣私僕遠致奠儀文固不工其叙
大理一節他人未必知也襄奉在何時願言節哀自厚
不宣
某拜問國夫人欽想玉體安裕昆仲學士未果一一奉

状劉公實侍郎必相見望再三致意寔縁病倦久不通問非作疎也

廬陵趙守汝厦 嘉泰二年

某拜啓辱手帖喜承德履清勝誠齋二帖極荷寵教更欲老詩一言執謙過矣古人學力唯臨民然後見故以夫子之聖猶宰中都而其高弟以治邑稱於論語者不一而足及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人之人是豈學政之謂守明府洗印未久而吏畏民愛治效已著三

年有成又當如何此無他昔者學優而仕今復仕優則學真得聖人之遺意矣即壘萬家之封行有誦留滯周南者謹拭目以俟尚惟勉旃不宣

吉水王宰中純 嘉泰二年夏

某拜啟比幸晤言既別傾向辱惠翰所審鳴琴化俗坐膺多祉繼頭政省力為多況高明豈弟自足鑄碩成仁曾未五月治聲已藹然可為百里慶也前郡委蘭溪曾三畀修治境圖志補昔日之疏畧必須得守觀碑刻之

類手細考證私家既不能辨若從官司則雖小事亦未免行移擾人不然以非急務忽之若於政事餘閑能遣一介招曾君相見與之面議庶幾有成其人自是佳客非鹿鹿者比也蓴菜分惠至感匆匆姑此叙謝餘與為民珍厚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八十八